

8201-53
2600

蕉風

月刊 八七年十二月號

Bulan Chao Foon 410 Disember / 1987



*ISSN 0126/6608

*PP 69/12/86

*MS1.50

8201-53
3/87

	編者	頁
編輯筆記		01
小輯		
	沙禽譯	02
		08
	莫昭平譯	12
	劉鐵虎譯	16
	張光達	17
	和羌	18
	和羌	21
	陳慧樺	23
	黃潤岳	24
	塵僧	26
	公羽介	28
	高石	30
	張光達	31
	楞小子	32
	惠冀徐	33
	小君	33
	小珊	34
	儂儂	34
	漫漫	35
	嚴射	35
	姚拓	36
	余慕然	42
	林若隱	42
	果陀	46
	陵旭	48
	梁文福	49
	周清嘯	50
	關渡	51
	董農政	51
	伊海安	52
	阿其	54
	月蓮	55
	莊雪航	56
	吳緩慕	57
	李雙	58
	小爾	60
	何素薇	61
	李國七	62
	蒼松	63
	阿細	64
	蘇眉	封三
	蘇旗華	封三
	蘇旗華	封底
書話		
論述		
亂彈集		
雲水閒話		
電影		
新葉篇		
小說		
詩		
散文		
文藝專題		



贈閱

編輯筆記



驀然回首

*編者

歲暮將屆，瞻望前景，心緒是非常複雜的。在回顧的時刻，有人總愛引用這個字眼：憂喜參半，然後接着這麼發揮：憂的是……喜的是……，幾乎這些感言每年都千篇一律，觸碰不到真實的層面。

一年的驀然回首當然比不得一生的驀然回首那麼令人怔忡怦然，人生經驗如此，文學經驗亦然。針對一個整體來數說某處不足或某處有所長進，卻因而抹煞了個別的努力，這是回顧式文章常會犯的毛病。因此，身為一份非普及性質的文學月刊的編輯，我們沒有「權力」，也沒有「義務」去寫那類言不及義的檢討文字，我們寧可相信：努力是個別的，實踐亦然（引《牧犛奴小說集 1964-1969》後記中語）。而且，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創作成果的驗收（當然也包括「審判」），就留由個別的作者自己去做吧。

許多人來稿時總會詢問：《蕉風》到底要些怎麼樣（性質）的稿呢？我們總回說：自由來稿啊！不管你怎麼寫或寫些甚麼，寫得好一定會被刊登——我們的來稿數量其實不多，被刊用的「巴仙率」很高。

雖然這樣個別回答了好幾次，但仍有人來信時還會重覆相同的問題，為解一些人的疑竇，特聲明如下：本刊鼓勵文筆清新、有生活氣息、平實深刻的創作，題材不限：鄉土也好，城煙也罷，都請寫來。中短篇小說、散文、詩、戲劇等文體：歡迎寄來；文學理論、書評書話、影評影話、文學史料、中西藝術風貌及藝術家風采等評介文字：更是歡迎。另外，為鼓勵年輕人創作，我們也歡迎中學生或自修生來稿。

本期的當代蘇聯移民詩人及作品小輯，是配合一九八七年諾貝爾文學獎而做的，這個小輯為的是開一扇窗：看看另一個時空

的文學。

黃潤岳的「終極與永恆」是第四〇五期編輯筆記的迴響文字，其中談到的文學上及宗教上的體驗心得，很值得我們深思。

《蕉風》擬在明年推出一個「極短評」專欄，大家可針對《蕉風》每月刊出的創作作品，寫下自己閱讀後的感想，來稿請勿過長，六字內而能做到「微言大義」是我們的理想，即日起接受投稿。

大家如果留心的話，會發覺這幾期《蕉風》創作部份的版面因插畫而生色不少，在此我們必須感謝蓮珠和大麵，是他們使我們有了一些屬於自己的插畫。

通告：為方便出納組發出稿費，希望作者來稿時請附上中、英文真實姓名、身份証號碼及英文住址。 □

編輯顧問：姚拓、白森、鄭良樹
梅淑貞、紫一思、曾梅井

出版、印刷：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執行編輯：王祖安
編輯：伍梅彩
發行：郭雪芬

經銷處：Malaya Book Co.,
22-24, Jln. Bukit Bintang,
55100 K. L.

編輯部：Bul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7912455, 7912551.

Ipoh Book Co.
75, Jln. Market,
Ipoh.

Union Book Company (Pte.) Ltd.,
Block 231, Bain Street,
03-59, Bras Basah Complex,
Singapore 0718.

M 數



當代蘇聯移民詩人及作品小輯

另一個時空

撰 * G. S. Smith 譯 * 沙 禽

*Burt Glim Russia Photograph 1961



過去一年來頻受報導的蘇聯文學活動的復甦雖然可喜，卻可能使人忽略了現時蘇聯詩的真實狀況。倒不是因為這種活動吸引人；這種事情要在西方深受注目需有政治醜聞的色彩。但沒有任何討論能避開政治層面；政治決定了蘇聯詩是否能出現在它的基本讀者面前。

基本的事實仍然沒有改變：最重要的蘇聯詩是在西方出版的。每個人都知道二十年來最重要的當代蘇聯詩人是 Joseph Brodsky。他的詩作只有一小部份曾在蘇聯出版，而蘇聯的詩人及批評家長久已來必須裝傻，推說劃時代的一流天才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還未出現。在一九七二年離開蘇聯的 Brodsky，率先証實了一個在蘇聯長大的作家可以在流放中在創作上和其他方面盛大起來。到一九八〇年，當他四十歲時，他已成為唯一在生時獲得真實的世界性聲譽的蘇聯詩人。他是第一個也是到目前為止唯一吸收了英美現代主義的重要蘇聯詩人，這使他在許多方面擁有非蘇聯式的品味。Brodsky 樹立了評審其他詩人的標準，這是一個使那些不能和他比擬的人感到為難的處

境。除他以外，在所謂第三移民中（即在七十及八十年代移居的人），尚有五位公認的主將：Dimitri Bobyshev, Natalya Gorbanevskaya（皆生於一九三六年），Yury Kublanovsky（一九四七），Lev Loseff（一九三七）和 Aleksei Tsvetkov（一九四七）。

Bobyshev 是最先在 Brodsky 的特出的列寧格勒群彥中出現的人之一，他在一九七九年移居，以巴黎出版的詩集《目瞪口呆》作他的先鋒。他至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詩作是宏偉的「蘇聯拍子」（一九七七至八一），全詩有九十一段，每段十行，這首詩在列寧格勒動筆而在密爾沃基完成，是詩人和一系列女巫針鋒相對的談話，她們輪流吐出蘇聯精粹的神話且語含忠告、誘惑和慰藉。結論是堅決的反叛：「而若我永不再見／那濕泥團的薯田、茅舍、或積水的階地／就這樣吧。我選擇自由。／願死為自由人。那就是我要說的。」在另一首長詩「星條旗」（一九八三）中，Bobyshev 在他最初接觸到的美國地理和社會環境裏找到一些特異的意象：美國大陸是巨大的壘球手套，消費人為患的尼加拉瓜瀑

布是一幕急降的汽水瓶。近期的 Bobyshev 有緩和下來的趨勢；除了他的主調，即對他的宗教信仰和經驗作抒情式的紊亂探索，他也寫了一些時事詩；他的思慮對當前蘇聯的發掘舊作是貼切的。美國詩人已開始翻譯他（而他也已回報這敬意）；他的誇張，仿古和不在乎的情緒化詩風很難用另一種語言傳達，但靠一點運氣他會很快被英文讀者認識。

Natalya Gorbanevskaya 自一九七六年起就定居巴黎。身為氣勢非凡的《大陸》(Continent) 季刊的執行秘書，加上她在六十年代後期作為政治異議者的英勇事蹟，使她成為第三移民的政治理想的重鎮之一。她在《大陸》季刊巧當地譯介了一些當代東歐詩人，雖然她自己的詩很少涉及他們的社會政治性題材。值得一提的是，她熱衷於純粹的抒情主義，卻能避免陷入「女士詩」的自覺性感傷；她的情詩人物容易受傷，但仍然堅強。

五人中最遲移居的是 Kublanovsky，他在一九八二年十月遷至西德。他的一些早期作品在六十年代中期的地下詩集發表，然後在下來的十年失去踪跡。他的

詩集《最後的太陽》（一九八二）結集了他移居前作品，並展示了強烈、豐富的想像力和入微的觀察力。自此之後他的作品更加成熟。他端詳法國和德國的景物，發覺自身的疏離，但並不沉溺於鄉愁。和 Bobyshev 一樣，但沒那麼喧嚷，Kublanovsky 是徹底的宗教詩人。

Lev Loseff 在新漢普西的達爾茂學院教蘇聯文學，他是五人中較特殊的，在從列寧格勒移居十年之後，將近四十歲時，才勤於詩作。他以列寧格勒為詩遠勝任何同儕的類似作品（為了迴避，Brodsky 以英文散文寫作他的相同題材中最深遠的作品）。Loseff 傾向正經的幽默和自省，是蘇聯詩人中少見的，並有精微的觀察力和鮮脆、暗喻性的詩技巧。在他的詩集《奇異的攻擊》（一九八五）中，他冷然嘲諷 Khodasevich 奮力營造的神性景觀，並理所當然地佔據了 Georgy Ivanov 在蘇聯詩中宣揚的虛無主義者的寶座。

五位詩人中產量最豐的是 Aleksei Tsvetkov，至今已三部堅實的詩集面世。最近的一部，《伊甸園》（一九八五），繼續

玩味他較早作品中狂野的文字遊戲，而有時把它們帶到紊亂的邊緣，以生動的口語追逐狡猾的歧義；這部書也呈現 Tsvetkov 形式上的特徵，用重覆的音韻貫穿沒有標點的下層語言而串成緊湊詩節。但 Tsvetkov 把整本書連貫起來，敘述性的網羅他在蘇聯一個動蕩的省鎮失去的少年歲月，而重覆嘗試鑑定他是否把他的真我遺留在那裏，一個可以和目前在華盛頓區生活的他交談的真我：「我是從前的你你的等同義／在死亡的樹幹上接枝」。雖然

Tsvetkov 必定會想到翻譯不能有效的轉達他的風格，他已開始自譯。《伊甸園》以他早期一首詩的英文本結尾。

這些詩人在離開蘇聯後寫了他們最好的作品。和故國主流文化隔離的同時又被它包圍着，加上地理移換進入一個也是隔離的文化環境：在這些經驗中產生了一些非常好的詩。

在這些主要詩人後面還有一個堅實的次要陣容。Naum Korzhavin（一九二五年生）的詩人生涯在史太林的牢獄中開始，他現在是流放國外的蘇聯詩人中的老成員，仍然不斷交出四平八

穩的道德詩章。和 Korzhavin 形成強烈對照的是逐漸萎縮的前衛派，包括另一位列寧格勒的主要人物 Konstantin Kuzminsky，以及聲名狼藉的 Eduard Limonov（一九四三）；他們繁忙地以文字、圖象和行動指責移民結社和蘇聯國內的一樣鄙俗。Kuzminsky 編輯的《藍灣蘇聯詩集》至今已出版了七大部，從頭到尾以編者的工於心計粉飾偏見，終於讓我們得以一睹戰後異端蘇聯詩的全貌和類別。

第三移民的蘇聯作家似乎和蘇聯國民一樣不關心較早的移民作家。在這些前行者中有三位主要詩人：Igor Chinnov（一九一四年生），一個流暢和洗鍊的懷疑論者；Ivan Elagin（一九一八）是他那個時期（包括誇大的蘇聯前線學派）最好的市民詩人，以及他的同輩和前基輔同鄉 Nikolai Morshen，一個醉心於雙關語的自然流露的詩人。這些美國公民仍然快樂的跟我們在一起並繼續寫作。Elagin 針對現時莫斯科處理早期移民作家的遺作做出嚴厲的批評，在詩中形容這政權是：在你十八歲時謀殺你的父親並剝奪你的民權，然後「原諒」你及

有禮地邀請你替它的文庫出力。

這些作家選擇移民。還有一大批重要詩人被阻止進入或被踢出蘇聯文學，但選擇留在國內。他們包括陣容強大的列寧格勒幫，風格迥異的詩人：Mikhail Eremin（生於一九三六年）、Vladimir Uflyand（一九三七）、Oleg Okhapkin（一九四四）、Viktor Krivulin（一九四五）和 Elena Shvarts（一九四八）。在莫斯科有 Semen Lipkin（一九一三）和被作家聯合會開除的 Inna Lisnyanskaya（一九二四），重要的觀念詩人 Gennadi Aigi（一九三四），German Plisetsky，死硬的叛徒 Genrikh Saggir（一九二八），Aleksandr Soprovsky（一九五三）及其他。

無疑這些詩人及許多次要者的行文和心聲不會被容許在蘇聯民間流通，除非共產黨放棄壟斷刊物的意識形態，不僅是准許受規範的言論面世。這些人物是現時蘇聯詩有活力的創造泉源。近來蘇聯的文學要聞中並沒有提到他們的名字，受關注的主要是死者。

在這些要聞中，Anna Akhmatova 的作品在西方最膾炙人口。

她有名的「輓歌」描繪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〇年的大整肅，是她在那段時期完成的組詩。Akhmatova 的兒子 Lev 在那時再次被逮捕，當權者這樣做的部份原因是以他作為人質獲取他母親的合作。Akhmatova 於是概括寫下她體驗到的失落，不安定以及——最主要的——恐懼。這組詩最初於一九六三年在德國出版。近年的蘇聯報章曾提到它，但公佈它即將在那裏出版卻使人驚奇，因為除了作品的構想五十週年紀念沒有別的藉口（使作品產生的事件的五十週年並沒有被大事渲染）。

Akhmatova 的兒子的父親是詩人 Nikolai Gumilev，在一九二一年因反革命活動被槍斃。一九八六年是 Gumilev 的百年冥誕，碰上哥爾巴喬夫改革計劃的開始，經已使到他的選集得以出版，包括詩、戲劇、遊記和書信。和一些報告相反，這並不是 Gumilev 的作品在他死後第一次在蘇聯出版（例如，他的作品在一九六二年一本特出的選集中出現），但當然這一次的數量和範圍是從前不能比擬的。Gumilev 的強烈男性

理想主義是第一代蘇聯詩人的重要（雖然難以啓齒的）模範，但他的作品現在看來只有歷史價值。Vladislav Khodasevich 和他同年出生，一九二二年移民，十七年後在巴黎逝世。他的百年冥誕使他的散文和詩出現在蘇聯讀者面前，在二十多年的空洞諾言之後。Khodasevich 腐蝕人心的厭世觀不能在蘇聯發表；其中對新蘇聯人和他的主人的抨擊仍然可作如是觀。

一些其他移民已從黑名單中出來，不必借助週年紀念。最特出的是 Georgy Ivanov，他是第一移民中最真實的詩人，在他生命中最後的二十年，沒有甚麼可以信仰的時候，擠出他最好的作品。生於一八九四年，革命之前名聲漸響，他在一九五八年死於尼斯。許多 Ivanov 的抒情詩今年在一本向來非常正統的雜誌一次刊出，這些詩沒有註明寫作日期但包括一些晚年作品。不像所有其他在最近蘇聯出版界受垂青的詩人，Ivanov 從來沒有得到應有的刊行或討論幅度。他苦澀而幾乎不能解脫的虛無主義，連移民和西方斯拉夫夫人都難以接受，在蘇聯向來不見容，卻在這次選刊中

留下蛛絲馬跡。

必須強調的是，Gumilev, Khodasevich，甚至 Georgy Ivanov 在哥爾巴喬夫的改革計劃之前並非完全不見經傳。多年來他們的作品在學院式蘇聯文學史中曾被引用和討論，但總是附帶鞭撻他們的「錯誤」和不能了解十月革命的解放精神等等。最近出版物的附帶批判經已收斂得多。但對於這些重大的詩珍不能在從前呈現給一般蘇聯讀者，卻從來沒有愧疚、驚奇，更不必說氣憤。暗地裏權貴可以取得這些作品，一如所有稀品；如今的時尚是公開誇耀自己早已接觸到從前無人知曉的作家和作品。在評述新近被接受的已故詩人時，內行人的自滿表露無遺。其實目前平反的技巧和方式和從前並無差別。在布列茲涅夫的時代我們看到史太林的不名犧牲者得到平反，像

Bulgakov, Mandelstam 和 Pilnyak，以及倒霉的回歸者如 Tsvetaeva 和大批評家 D. S. Mirsky。但在哥爾巴喬夫之前一位作家通常要在蘇聯境內逝世才有機會得到平反。如今，已故的移民，像 Khodasevich, Nabokov 甚至 Georgy Ivanov，都可以重生，只要他們已久於

泉下。要出版他們的作品只要在序文裏寫下他們後悔離開國家，並且長久受到駭人的鄉愁折磨（假定他們嚮往參與史太林的社會重整）。

另外還有出人意表的事，其中一些和沒有移民的已故詩人有關。一些在良好聲譽中逝世的蘇聯詩人的遺作常被挖掘。他們包括在去年逝世的 Boris Slutsky，但他在將近三十年前在西方出版的有名敘事詩，包括「我粉飾現實」，仍然只有地下讀本。內容可以和 Akhmatova 有關大整肅的名詩相比擬的是另一個列寧格勒詩人 Olga Berggolts（一九一〇至一九七五）的抒情詩，她的丈夫，詩人 Boris Kornilov，卻和 Akhmatova 的兒子不一樣，永遠沒有回來。Berggolts 的這一類詩數年前在西方初次出版，今年和 Georgy Ivanov 的抒情詩在同期的雜誌出現，除了感人血淚的日期外，並沒有作任何解釋。但在這些作品後面有一篇直言不諱的有關 Berggolts 生平的文章以及傑出批評家 Vladimir Lakshin 的作品。

作為官方的蘇聯詩人，Olga Berggolts 不比 Alexander Tvardovsky（一九一〇至一九七一）來得有

地位，Solzhenitsyn 在「橡樹和小牛」中對後者有難以磨滅的描繪。Tvardovsky 在晚年掙扎完成的長詩終於在今年的雜誌中發表。蘇聯讀者必定難以想像，如果像 Tvardovsky 一般地位的人——他是中央委員會的成員——曾是布列茲涅夫時代的地下詩人，審查制度和遺作揭秘能到怎麼樣的極限。他的父母在農業集體計劃中被殺，他以農業集體計劃為背景的一首詩「記憶之權利」，題目是現今境況的寫照。

所有這些都非常受歡迎。因為這些作品的刊行，近數月的蘇聯雜誌才有值得一讀的詩。但仍然要搜出很大數量的作品，蘇聯讀者才可以真正了解過去三十年來的發展。幾乎沒有一篇在蘇聯出現的作品不會在國外發表過。最近的蘇聯評述完全沒有承認蘇聯移民和西方斯拉夫人，在本世紀的前半段對維護蘇聯詩的偉大傳承的浩大和沒有補償的努力。

過去二十年來在蘇聯境外，以下的主要詩人的精心編集已經或將要出版：Anna Akhmatova, Andrei Bely, Zinaida Gippius, Nikolai Gumilev, Vyacheslav Ivanov, Daniil Kharms, Vladislav Khodasevich,

Nikolai Klyuev, Mikhail Kuzmin, Osip Mandelstam, Sofiya Parnok, Boris Pasternak, Marina Tsvetaeva, Aleksandr Vvedensky 和 Maksimilian Volosin。這名單還可以加上很多的次要詩人，以及原本在蘇聯出版但後來被禁的許多重印作品。在世界文學史上還有甚麼可以和這情況相比？

在蘇聯出版從前被排斥的遺作並非沒有阻力。四月二十七日蘇聯作家聯合會的第一書記

Vladimir Karpov 在演詞中涉及某些名作家對迷戀遺骸的指責，

Karpov 的意見是：

爲了保持平衡感，和不要讓這些作品遮蔽我們的當代文學，或把有關現世的優秀作品及當前的難題驅趕到次要的地位，對這些作品提供精確的評述是必要的。回到前人的作品以及出版長久隱藏在櫃子裏的東西是恰當的，也符合時代的精神。但這不意味我們應該改變我們對過去七十年來文學發展的觀點和重選它的代表……蘇聯文學已經形成，也已進入二十世紀的文化，它是全蘇聯人的創作，而新生代是以

它培育起來的。這是我們的驕傲和勝利。

從這裏可以看到哥巴喬夫委任的官員已經說明，雖然已故作家的作品在經過潔淨後可以繼續出版，實質的東西不會改變。

真正的難題不是迷戀遺骸，而是害怕強存者。在刊行已故作家尤其是移民的作品上，我們看到現在開始抬頭的一代（大多在三十年代初期出生）嘗試以它的價值重塑蘇聯文學傳統的模型，藉以緩和它在蘇聯文化面前的罪惡感，爲蘇聯文化及文化政策在國外受到的輕視做點事情。這些價值當然比在他們之前的可取。詩人如 Yevtushenko 和 Vozhesensky 已經在國外遊歷，一些還和蘇聯移民在一起，並明瞭一路來的發展。他們終於能夠給予長留國內的執行官員一些忠告。但在詩方面代表官方的 Yevtushenko 和 Vozhesensky 在許多事項上還是保持沉默。潛在的，這一代的文學信譽——不說倫理價值——受到一大批不服從的詩人的挑戰，這些詩人不是移民就是在蘇聯繼續地下活動，他們的存在是目前的解凍和史太林死後的解凍基本上不同的地方。

六十年代聲勢浩大的異議者以爲批評事物可以改變它們。他們的聖歌，事實上變成他們的輓歌，是琴弦詩人 Alexander Galich 說的「掘金者的華爾滋」。他把蘇聯的知識份子比爲尋找沉默金礦的投機者，志在昇職、財富和權力。這就造成對當權者的罪惡的默許。「許多次，許多方面我們扮演沉默的角色／而那沉默意味是，而不是不」。他的訊息——批評——現在成爲官腔。

Galich 在一九七四年被逼流放。晚近的蘇聯報章刊登一連串有關琴弦詩史的文章，沉默了二十年的人們爭相認同這文類的鼻祖 Bulat Okudzhava，在這之前他被憤恨地忍受；這些人也神化了從前被報章特意忽略直到八〇年死去的 Vladimir Vysotsky。

Galich 的名字不曾被提起，這是我們看到的最大的文史騙案。我們必須等到他被平反和他的作品在蘇聯刊行和受重視，才有值得報導的東西，因爲那時基本的事物才算有所改變。

（譯自《泰晤士報文學增刊》）

□

一九八〇年五月

廿四日

◎ Joseph Brodsky 作
◎ 紫一思譯

我曾爲了要得到野獸而勇敢地面對鐵籠，
把我的刑期和別名刻在床鋪和椽木上，
我曾住在海邊，在綠洲上打出王牌，
在木菇上和那些身着燕尾服的他媽的傢伙進餐。
我從冰河的高處，俯視半個世界的遼闊。
曾經兩次遇溺，三次讓刀子掠過我的命根。
最後我離開了那生我育我的國度。
那些把我遺忘的人將會興建起一座城市。
我曾跋涉大草原，看到騎馬的匈奴人在呼嘯，
也曾身穿一些如今四處風行的衣服，
栽種黑麥，替豬寮和馬槽的屋頂塗上焦油，
狂飲一切，除了乾水之外。
我曾讓步哨者的第三隻眼進入我潮濕和污穢的夢裏。
大聲咀嚼着放逐的麵包：那是既發了霉又生疣的。
除了嚎哭我准許我的肺部發出各種聲音；
然後變換爲一種低語。現在我已年屆四十。
我對人生有何感慨？這漫長而令人憎恨透明的人生。
碎蛋令我哀傷；煎蛋捲却使我嘔吐
然而，將褐土塞進我的咽喉
它只湧出感激而已。

Ex Voto

◎ Joseph Brodsky 作

◎ 紫一思譯

給 Jonathan Aaron

有點像匈牙利境內的田地，但沒有
那種單純。有點像一條長河，却少了
橋樑。上面，一個非言語所能形容的
眼睛的母音變化正以哀傷沾污着視線。
在死後一連串回想裏，語言歸屬於
它們的回音，而不屬於一個人說過的話。
雲間天使，像似一位金髮碧眼美女
前往奧斯比茨市一個街邊的大賤賣市場。
一塊石頭標誌着一隻麻雀棲息的地方。
在商店櫥窗裏，碼頭的棕櫚對一隻
正向一座別墅或酒店正面挑戰的蒼蠅預言
他平庸的前程。一個人走得越遠，
他就對地形越無興趣。
一座漫無目標的冰山憤恨壞新聞：
它忍受着冰融之苦，然後形成一個腦袋。

註：奧斯比茨市(Auschwitz)是波蘭西南部
都市，第二次大戰期間，德國納粹黨
的猶太人集中營所在地。



輓歌

◎ Joseph Brodsky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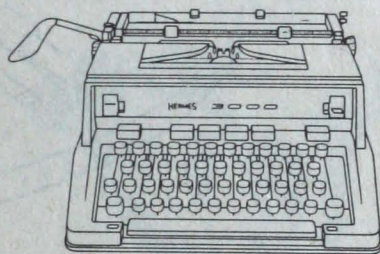
◎ 王祖安譯

快有一年了。我回到了戰地，
鳥兒們——從驚訝的眉毛微微揚起處
或自剃刀邊緣——紛紛學會了展翅飛翔
此刻是薄暮昏沉，此刻到處是腐敗的壞血。

如今這裏充塞着做買賣的嗡嗡聲，而這些都是抵贖品：
你殘餘的足踝，日曬過的青銅獲胸甲，垂死的嘲笑，
療傷，新進了後備部隊的謠傳，叛國罪的記憶，
送洗過的印有過往發跡者肖像的軍旗。

到處滋長着人。一座廢墟不如說是個頑強的
建築風格。心與漆黑洞窟的區別
並不怎麼大；還不足於教人害怕說
我們許會像盲目的蛋一樣再度碰撞在一起。

旭日初昇，當某人注視另一人的臉容時，
我時常徒步走向一個以冗長的惡夢鑄造的
紀念碑。而它的底座寫着：總司令
但也可唸作：悲傷者、勇敢者或落魄者。



*「率直」一詩取自詩人 Yevushenko 的
詩集 *Almost at the End*，書中的詩篇由
詩人本身和 Antonina W. Bouis 及 Albert
C. Todd 英譯。刊在這裏的其他詩人的
作品英譯，則由 G. S. Smith 譯出。這些
英譯詩篇全刊在泰晤士報文學增刊。

直率

◎ Yevgeny

Yevushenko 作

◎ 王祖安譯

這是一種直率

就像某些東西是彎曲的一樣。

它是內在地駝背着的。

在它之前，

生命是無罪地有罪的

因為生命不是一幅單純的圖畫。

將生命弄得筆直是值得擔憂的，

如果不瞭解

東西一旦矯直都有可能變成彎曲。

有時在歷史上

兩點之間的直線

是最長的旅程。

旅居美國

◎ Levloseff 作

◎ 紫一思譯

「一些已不復在，其他遠在他方。」

——普斯金

我爲了逃避無聊而旅居美國，
假裝自己是某某人，
發出這些難聽的聲音。

一些是在喉裏發出，一些是從鼻孔，
一些是用我伸出的舌頭，
其他鎖在我齒後，

我向學生所講的一切
對我毫無意義。

我本來也有可貴的一面，

頗值得高談一番，而且蠻有道理，
飲盡上乘的白蘭地酒，

與 Glazkov 或 Tselkov 共飲，

我手提起酒杯，

冷眼半眯，

我大聲追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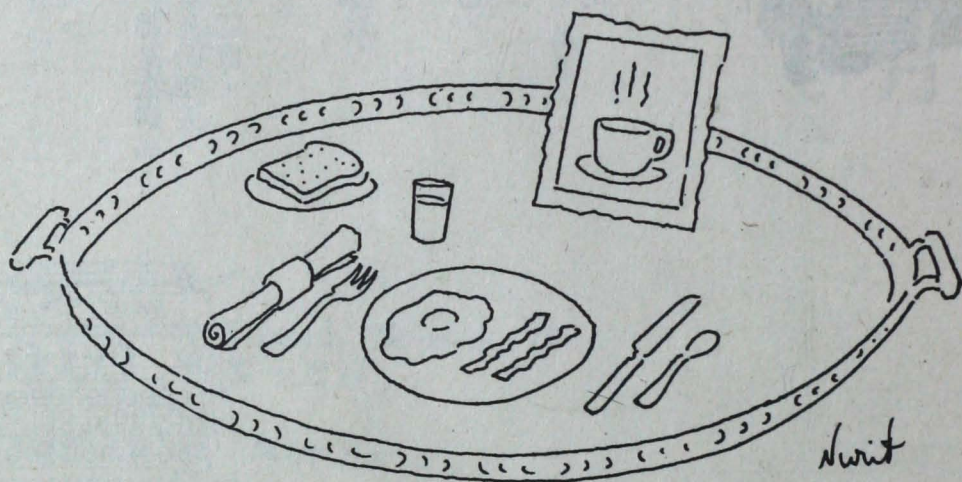
我們上次的爭吵

當食客迷上伏特加酒時

我們衝出車站的酒吧。

一些已不復在，我是過去的呼喚

（正如故國某人所說）。



噢，我可憐 的歐洲

◎ Natalya

Gorbanevskaya 作

◎ 紫一思譯

噢，我可憐、衰老、回歸初生時期的
歐洲，你要把最後的酒館，

最後的妓院，以及那些男爵伯爵們
在謔妄中創作的自由憲章（不是嗎）

遺留給誰？

他們以酒定神

在不知誰對誰已戰敗時，

崩潰在戰爭的激蕩中……

噢，可憐的傢伙，這一首墓前短詩

對你顏臉最後的抽搐來說

算不了甚麼，只是證明了

我對你無助和永恆的愛戀已到了盡頭

你的顏臉銘刻着戰壕縱裂的

網絡，連那步兵都不要計算，

但却有那麼多的自由，

讓寒風、卡車及裝甲車橫行。

夜讀米洛茲

◎ Levloseff 作

◎ 紫一思 譯

夜裏的任何噪聲從都不會干擾我們，
可是你會留意到
當鐵路是在下坡處時
你就常可及時聽到夜間的火車聲。
此刻我聽到了一列，在遙遠處——
也許最好是藏在枕頭下。
我正閱讀着一位老叟的著作，
我正閱讀着一位波蘭作家。
外面死寂的空曠
重複書中描述的空曠，
而我並沒有發現自己逐漸迷失
在他簡單的論著裏。
彷彿他把我帶離遠方
穿經柏拉圖陰沉的穴洞，
那裏有個傻子正借着火光
在繪畫着一些肥胖的牲畜。
我把他這部論著看完，
讓書從我手中滑落，
然後聽見火車仍未離去
轟隆響聲依舊。
我彷彿在半個晚上，確實
一點都不少，一直都在行程上，
但那列貨車
仍未經過我們的小站。
我從河流、枕木及橋底上，
聽到鐵軌發出鳴響聲，
而不知誰的手緊勒住了我的喉嚨
然後又把它放開。



反面英雄

◎ Eduard

Limonov 作

◎ 王祖安 譯

這是我的反面英雄
他常常與我同在

我喝啤酒，他也喝啤酒
他住在我的公寓房裏

他和我的女孩上床
我黑皮膚的男根從他身上懸起

這是我的反面英雄……
我們可以看到他優雅的背影
在紐約市一帶
任何一條黑街上。

1987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約瑟夫·布洛斯基 Joseph Brodsky

不斷的脫離和放棄

撰 * 海倫·班妮迪

譯 * 莫昭平



約瑟夫·布洛斯基 (Joseph Brodsky) 是流亡美國的蘇聯詩人，現年四十三歲，被公認是目前仍在世的最好的蘇聯詩人。

布洛斯基十一年前來到美國，那時他僅粗通英文，經過一番刻苦自修後，他的英文寫作能力大進，自此成為紐約時報所稱的「美國文學風景裏的固定景物」。他的詩遍刊於各大重要文學雜誌，兩本詩集《詩選》及《言語的一部份》也贏得評論家的衷心讚譽，各大學府更爭相延聘他前往任教。

布洛斯基極端反共，這與他的親身遭遇有關。他於十八歲開始寫詩，廿歲出頭即遭蘇聯當局的迫害。由於他的詩每每隱含對當局的批評，因此從未為當局認可，他只好非法把詩寄交地下雜誌發表。他還幫助其他情況與他類似的作家發表作品。蘇聯當局惱恨之餘，數度將他逮捕入獄。廿四歲那年，他以「社會寄生蟲」的罪名被判勞改五年，發放至偏遠的蘇聯北部。

我與布氏約好後，來到他紐約格林威治村的家中訪問他。這棟位於地下室的公寓相當清靜，布氏告訴我：「所謂『社會寄生蟲』，就是意指我是流浪漢。蘇聯當局指控我在六年間換了十三個工作，一口氣定了我十六項罪名，包括『腐敗』、『污染年輕人』、『色情文學販』等。」

其後，布氏遭到更嚴厲的處罰——兩度被送至精神病院。

「他們整人的辦法真恐怖。他們會為你注射藥物，使你走動時疼痛難當。他們會在半夜裏把你叫醒，用床單把你包起來，扔進冰冷的浴池中，你根本不知道他們還會不會把你撈起來……」說着，布氏有些困惑，他是個不喜訴說及承認自己受苦的人。

「最糟的是，他們讓你覺得自己真的快要瘋了。」
「你恨他們嗎？」我問道。

瑞典學院對布洛斯基作品的評語：

在他無所不包的創作生涯中，
充滿着思維的清澄和詩的強度。



「不盡然。我知道他們是主子，而我只是我。做惡事的人值得同情。但那時我很年輕，很多事都相當不在乎。而且那時我正陷於我這輩子頭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三角戀愛中，整個人都為之暈頭轉向。」

結束了精神病院的「刑期」後，布氏又被遣送至蘇聯北極圈附近的阿克罕吉斯克的一個社區農場勞動。他得搬運石子、放牧牛羊、耕種農地……，但他並不以此為苦。相反的，他認為這是一段「詩意」的經驗，這對蘇聯政府而言無寧是一大諷刺。

「農村社區貧窮困乏到極點，人們從來沒有見過肉。商店裏只有伏特加酒。但是我住的農場很棒，那棟木屋更是佛洛斯特 (Robert Frost) 式的，我愛極了。」

這段時期，布氏自修英文並寫詩，這是他產品最多的時期之一。「你知道，那些日子裏，尤其是冬天，你沒甚麼事可幹，於是便寫作不輟。」

活埋在這兒

天微明時我跋涉穿過收割後的農地……

我冰冷的手貼緊臀部，
我由土堤徘徊至小丘——
沒有記憶，只有心裏的聲音：
我俯身面向黑色的溪流
卻震驚地往後退縮。

但這究竟是一張臉，還是
山崩的情景？

彷彿我並不是真的在這兒，
而是在域外的某處，界外的某處

布氏此時期的詩透露了他言談間不願承認的苦楚。這些詩悲傷而淒涼，襯以生硬的景色，益發顯出他的孤獨。一些極微細的動作，都變成了雪崩或爆炸般的大事。

一朵單純雛菊上的
胡蜂聲，也會嚇壞我

這些詩也透露了他極度的渴望。

但是當萬里之遙使你吃驚，
來自遙遠愛之臂膀的擁抱，
比親吻更有力地刺戳你的腦子
分離的天空，比任何有屋頂的遮蔽物
還更牢固。

我問布氏是如何開始寫詩的？

「真正觸動我開始寫詩的，是一種和諧的概念——聲音的和諧，我常說這是你腦中的一種嗡嗡聲，」他說：「這乃是語言的聲音。他們普遍稱之為繆斯之聲，但它其實只是語言而已——你所讀到、聽到的語言。寫詩只是一個人心靈活動的美妙飛躍而已，嗯？而這正是強烈吸引你之處。」

目前布氏住在美國，他的詩很少有機會以他的母語蘇聯語被朗讀，但他在寫詩時仍大多先用蘇聯文。他先在一些歐洲雜誌上發表這些詩（這些雜誌常被偷運至蘇聯），其後再將這些詩譯成英文。這件事他越來越不願假手他人。

「不是我不信任別人，」他說：「只是當你看到一首詩被譯成蹩腳的英文，你會痛心不已。我也和譯者談過，但這會得罪人的。畢竟每個人都有他的看法



* 漫畫家筆下的布洛斯基——刊於紐約時報。

和自尊心。」

「但是翻譯是會叫人發瘋的——你得想盡辦法用英文將原意百分之百地呈現出來，但這是永遠做不到的，不是嗎？所以我恨透了。」

在祖國的盛宴中他們拒絕給我酒杯
現在我站在陌生地，地名已無關緊要

我將在此度過餘生，慢慢失掉
頭髮、牙齒、子音、動詞和字尾

布氏告訴我，他一直盡量找機會說蘇聯文，通常是和朋友說，或對自己說。

「那你不是失去了你的語言的『旋律』了嗎？」我問。

他望着我，慢慢回答：「我想那的確是越來越微弱了。但這是事實，我只有設法接納。你知道，你和你的語言是彼此依附緊緊的。」

布氏的農場刑期只服了不到一年就突然獲釋，並獲准返回列寧格勒。但是七年後，他又突然被召至蘇聯內政部，並被飭令離開蘇聯，永遠不得返國。一九七二年六月四日，他被送上飛往維也納的飛機，又一次被迫與他的故鄉、朋友、家人，及他的一個私生兒子分離了。

布氏抵達維也納後，他的一個朋友把他帶到美國，並介紹到密西根大學任教。他一直很喜歡這份工作，並打算持續下去。他也決定長住美國，而非歐洲，部份原因是他喜歡美國的詩。

「一個國家能在一世紀裏出兩三個偉大的詩人是很幸運的。」他告訴我：「美國有佛洛斯特·羅威爾 (Robert Lowell) 和史蒂文斯 (Wallace Stevens)。我興趣

盎然地讀美國現代詩，因為你常會看到充滿奇想的心靈在躍動。這種感覺相當好，這也是詩使我感興趣的唯一地方。」

「但是美國詩如今卻失之於形式不佳。美國詩人對傳統形式或新形式均無法掌握，因此美國詩勢將很難存活下去。詩的目的之一，是為你所描述者創造一種必然性的氣氛。這也就是要有形式的原因，嗯？所以你心裏不可完全置形式於不顧。我不記得是誰說過這句話——唯有透過形式，心靈的作品才能提升至普通水平之上。」

布氏來美後，即備受詩壇歡迎。他的詩至少被譯成十種文字，還榮獲麥克阿瑟基金會獎。然而，就和美國所有的詩人一樣，他的詩讀者不多，他的詩集一再被重印的更少，因此他的收入不豐。

然而，在蘇聯之內，一個為官方認可的、和他地位相當的詩人，卻能備受國人尊敬。不但讀者不計其數，名人蠟燭也為他點燃，鮮花更經常湧獻至他腳邊。

我問布氏是否渴望這種榮耀？他皺了下眉頭，正色答道：「在蘇聯，人們對文學如飢似渴，但是他們得到的只是國家認可的代替品。他們可說是被欺騙了。集權制度和民主制度非常不同，我寧願在民主制度下被遺忘，也不願做暴政裏的『精英』。」

布氏一輩子輕視蘇聯政權的暴政。他在少年時即已深切感受到，極權制度不只是壓迫人民的政治，更是窒息人心的手段。

十五歲那年，布氏對學校的單調沈悶厭煩到極點，終於逃學，一去不返。

他形容逃學是他的第一樁「自由行動」。他寫道：「那是一種直覺的行動，理性的成份很少。我深切了解這一點，因為自此以後我就經常離開或放棄很多事情，而且次數越來越頻繁。」

*左邊是布洛斯基的詩集《語言的片斷》封面，右邊是文集《詩論及其他》封面。

A PART
OF SPEECH



JOSEPH
BRODSKY

Farrar · Straus · Giroux
NEW YORK



LESS
THAN
ONE
SELECTED
ESSAYS
JOSEPH
BRODSKY

布氏的這種態度使他得罪了許多人——蘇聯當局、美國左派、以及西方國家的猶太人；後者之所以反對他，是因為他拒絕擁抱自己的猶太出身，在詩中大量使用基督教的意象和比喻。

「我是個壞猶太人，」他自嘲道，但隨即又正色說：「我認為一個人應該以一種比『種族』、『教條』或『國籍』更精確的方式來認同自己，一個人首應辨明自己是不是一個懦夫或誠實的人。人不應依靠外在的標準來標明自我。」

布氏拒絕接受各種規則、標幟及制度——終其一生，他一直在脫離、放棄許多事情。即連在私生活上也是如此——他一生獨身未娶。

「愛情方面呢？」我問他：「你也一直在脫離和放棄嗎？」

布氏思索片刻後回答：「是的，這也屬於同一範疇。但這只是由於在人生最重要的事——愛情、工作等——當中，唯有工作能持續下去。如果你認真工作，那麼就得在生活（也就是愛情）和工作間作一選擇。你明白你是無法同時掌握兩者的——你必須欺騙其一，於是你就欺騙愛情。用更精確的話來說，就是：你把愛人當作『兼差』，而你的工作才是『全職』，但她卻把愛情當做『全職』，摩擦因而產生。」

「但是，為甚麼你必須不斷的脫離和放棄？」

布氏答道：「這是刻意去擺脫可預測的事物。如此一來，你就益發不可能固定在某一特定的觀念、心靈狀態或生活模式中。」（譯自一九八三年「安提亞克評論」，譯文原刊於台灣中國時報） □

約瑟夫·布洛斯基 主要作品年表

俄文版詩集

- ①《長短集》 一九六五年／美國發行
- ②《停頓在曠野中》 一九七〇／美國
- ③《美好時代的終結》 一九七七／美國
- ④《語言的片斷》 一九七七／美國

英文版詩集

- ①《鄧約翰輓歌》 一九六七年／英國發行
- ②《布洛斯基詩選》 一九七三／英、美
- ③《語言的片斷》 一九七七／美國

英文版文集

- ①《詩論及其他》（原題直譯為《少於一》） 一九八〇年／美國
- ②《詩論及其他》（增訂擴大版） 一九八六／美國

◎註

布洛斯基其他詩作和文章英譯也散見英美出版的一些翻譯雜誌和詩選；又有瑞典文譯本新作《討陰影的歡喜》即將在斯德哥爾摩出版。

布洛斯基與諾羅素 對話錄（節錄）

譯 * 劉鐵虎



（布洛斯基於一九八六年一月訪問愛爾蘭時，與著名評論家諾羅素做了一次對話，下面是對話的節錄）

你的作品在蘇聯看得到嗎？

我會把一些英詩譯成蘇聯文，但從未具名。我自己的詩官方並不許可，但它總有流傳的方式，總會顯現在一些地方。

你最懷念甚麼？

一些面孔，以及人際關係中不可預期的因素。在西方，在美國，你不能隨意叩訪別人。你必須預先訂約，這實在叫人失望。因為這將消除訪人的樂趣。還有我在列寧格勒的寓所——它多少已成為我的第二層皮，如今這層皮已消失，當然房子也已匿跡。

你是否考慮回去？

我會考慮，但沒甚麼指望，我不被准許回去。

你寫過一篇「輓詩致頓」。

這裏有個矛盾，我沒唸過很多約翰·頓的詩。我看過幾本選集，發現這個語言裏面有種全然不同的精神，就開始譯個不停，我只是想把它帶進蘇聯語。

你的作品裏面，基督教傳統和古典世界的題材很豐富。

蘇聯是基督教王國的一部份，所以這點沒甚麼古怪的。也許這些東西已經被寫得太多了，可

是蘇聯到底還是它的一部份，這也就是為甚麼蘇聯文化也是西方文化的一部份。

但是過去六、七十年來，可以說一直有使宗教難以發揮的力量，可是你不能對文化做這種事，不管你多努力壓制它，越壓的結果越難壓住。我說件別的事：那是我剛到西方來，特別讓我注意的事。以前我從來沒體會到，我們是把新約和舊約當成一本書去讀的，我們從不把聖經看作兩本分開的書。到了西方以後，我突然發現，猶太人講他們的基督教意象，而新教徒另有說詞。我真的傻了眼，因為我記憶中的聖經，新舊二約是互相對照的。這裏的二分現象，確實令我相當驚訝。

你現在在寫些甚麼？

好幾樣東西，一些詩、一些散文，就是那些東西，沒甚麼大計劃。

你好像在寫好幾首長詩，它們特別吸引你嗎？

是的。長詩寫得好的話，自然有股尊貴氣質，它會自動拓展。你讀的時候，詩也跟著拓展。其實，我喜愛短詩，不過，一首長詩如果內涵豐富，我會更喜愛。

能不能談談廿世紀蘇聯傳統對你的影響？像阿克瑪透瓦、曼

都斯田、帕斯特納克這些人？

我沒法談影響，不過我摯愛的一些人物倒可談談。茲維提瓦、曼都斯田和阿、帕兩人，當然沒那麼重要。講廿世紀的話，奧登對我比任何人的影響都大。我對那個人的情感，強烈到對聖徒的情感一樣。

你把自己看作「蘇聯移民作家」的一員？還是覺得你自成一路？

我相當覺得我有自己的路數，而這正是我最珍視的一件事：自主。不過，要是我還算號人物的話，我仍然會把自己看作一種傳統的延續，那就是彼德堡傳統。當然，它是一種保守、謙卑的傳統，不過也是壯麗的傳統。如果文化可以比作波浪，那我便只是一道衝上海岸太內裏的濤拍，而且還打算盡可能留在那邊，盡力不退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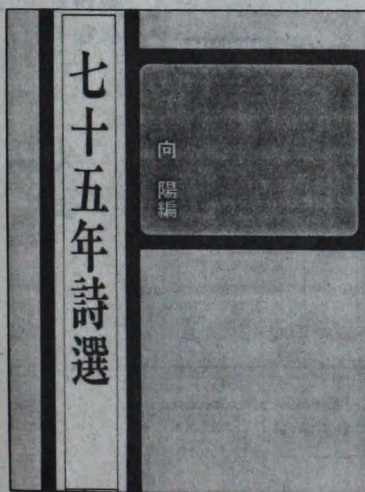
新書講些甚麼？

有一篇講本世紀蘇聯散文，兩篇談奧登，一篇談卡維菲，一篇講蒙泰爾，幾篇談政治，還有一些寫的是我遊訪過的城市，一篇講我的故鄉。另外就是一些私人回憶。那是本雜集，要說有甚麼內涵效果的話，也許可說有些個人經驗的累積效果吧。

（譯文原刊於台灣中國時報）□

我讀《七十五年詩選》

*張光達



書名：七十五年詩選
 編者：向陽
 出版：爾雅出版社
 售價：馬幣九元六角

《七十五年詩選》買了很久，記得是在今六月裏買的，但是因為功課繁重，而且我手頭上還有其他的好書，因此一直把它擱在一旁，不予理睬。直到昨天，心血來潮，把它翻出來，躺在床上閱讀，這才驚覺這本書中竟有這麼多好詩，以前實在不該忽略這麼好的詩集。

這本詩集共收錄了台灣一九八六年裏五十六位現代詩人的詩作。我所熟悉和喜愛的詩人計有：楊澤、楊牧、余光中、羅青、洛夫、羅門、渡也、席慕蓉、張默、周夢蝶、瓊虹、陳黎等，都有很好的表現。

席慕蓉有其一貫抒情風格，「在黑暗的河流上」一詩寫得很美，一種無可奈何的情緒，愛情的凄美洋溢紙上。「在傳說裏他們喜歡加上美滿的結局／只有我才知道，隔着霧溼的蘆葦／我是怎樣目送你漸漸遠去」真是令我愛不釋手。羅門的「週末旅途事件」在都市裏穿插了戰爭的情景，「那位老鄉額上的紋路／已被一排槍炮聲／叫入萬徑人蹤滅／路好累／世界好幽」，讀罷令人感到無比的沉重，只想好好「關上眼門睡一會」，靜靜的沉思，靜靜的回味。

我很喜愛白靈的「試管嬰兒」，這首詩是針對遺傳工程的成就而提出疑問，詩中有好多句子的嘲諷意味很重：「呵，又一個生命，不，工程／精彩地開工了」，「唉，或許老了再說吧／反正他們的後代寫單子也可以申請」，「這一次應該一個月就可以出生」。朵思的「影子」寫來頗有創新，以天地比喻為一盛花的容器，影子的「時長，時短，時隱於無形」，比擬為枯榮的花姿，其實朵思是在說人一生的榮枯或盛衰。

許達然的「文明散文詩六尾」令我耳目一新，我較喜愛「發明」和「痔瘡」。散文詩在我的記憶中好像是商禽的較出名，其他人的散文詩很少看到。許梅之的「母親，我的鑰匙丟了」寫得真好，有很多佳句，如：母親，然而我卻只是孤獨地／迷失在西門鬧區／——一個恍惚的原宿街頭／寫詩的周夢蝶從武昌街／消失了，出現的／三個龐克少年嬉聲撞倒我／——所有希望跌倒在地／啊母親，這是紐約第幾」。又如：「母親，血，不停地和着淚／淚，不停地和着水／水不停流、不停地流入我們共同的／動脈，起源於巴顏喀喇山的／洶湧澎湃」。

周夢蝶的「藍蝴蝶」雖題為擬童詩，其實據我看來這首詩不要說兒童讀不明白，就是大人來讀，相信也是似懂非懂的。詩中的「世界老時，我最後老，世界小時，我最先小」，「為了明天，明天的感動和美，我不睡覺」，「本來，天空就是你想出來的／你，也是你想出來的／藍也是，飛也是」，「藍之外還有藍，飛外還有飛」，這應該是我目前為止讀過最難懂的一首童詩吧。

楊牧的「霜夜作」是他的詩集《有人》裏面的一首，我已經讀過。當我再次讀這首詩時，仍感覺到韻味無窮，意象豐富，而且覆沓句運用得很妙，心裏不禁暗歎：果然是名家手筆。羅智成的「說書人柳敬亭」太長，我沒有耐心一口氣把它讀完。菲律賓女詩人謝馨的「電梯」卻有其獨特的風格，獨特的筆調。我個人不大欣賞羅青的「一封關於訣別的訣別書」，總覺得怪怪的。很少看到劉英欽的詩，這首「液滴實驗」卻令我刮目相看，每一行都很流利，且連貫性相當強，儼然是出自名家手筆。

當然，除了以上提到的詩人之外，其他詩人如余光中商禽等都不會令讀者們失望，都交出相當好的成績。我想不必我在這裏贅言了，《七十五年詩選》這本書自會給讀者最好的證明。 □

四季

*
和
羌

《四季》是向陽第四本詩集，由「漢藝色研」出版，封面和書中的題字，筆觸粗獷，有一點點野蠻但頗富神韻，配上那些「寫出來」的詩，令人難忘。

周于東的畫也帶來一些驚喜。他的畫面強調暗黛朱紅，某些地方附些灰赭或淡黃，有一點點喧囂，像複色的噴泉自我灑射。對於這些畫，向陽說：「使我所希望可能有力有未逮的四季色彩，得以落實下來。」

《四季》裏有些詩卻像空白留得很耐看很慷慨的潑墨；某些地方，潑墨大手筆中，微加些漂亮的淺色，在消化自然而富節奏的律動中作抒情的線條。

像：「春水」

不愛源自愛，溪水無遮攔地衝出

像：「夏雨」

雨跟風說：遠離些，不要緊跟着我！

像：「秋雨」

秋天走過紅磚頭，黃葉跳入水塘。

像：「冬露」

那不是廢墟，露珠攀上龜裂的臉。

詩人在「色彩·四季·心」這篇後記裏如是說：「傳統詩人筆下萬華繽紛的四季的色彩，雖然仍未被歲月所褪，畢竟時空久隔，已無法完全吻合現代人的四季感覺。尤其在八〇年代的台灣，現代與傳統並生、古典與文明並置，上班上學用陽曆，年俗節慶用陰曆，如此時空，身為一個寫詩人，我感覺到，用現代詩來勾勒八〇年代台灣的四季色彩，的確有其必要。」

所以，在嘗試短制而古典的十行，嘗試使用方言來反映四十年台灣的社會進程，嘗試敘事史詩的實驗之後，詩人宣告了他第一個階段詩之生命的結束。然後是甚麼呢？然後詩人「以二十四節氣的二十四種寫法為橋樑」，一年多來，《四季》裏的二十四首詩漸漸在詩人心與靈的四季中浮現、完成。在這本詩集中，我們能夠看到詩人嘗試在每篇作品中表現不同的色彩與心境，古典與詳靜、現代的溶合，我們能夠感覺詩人「獲得重生的喜悅」，能夠以「立冬」、「大雪」、「秋分」等作品中耐人尋味。

一 棵 小 樹 在 雪 中	流 淚 。一 棟 屋 子	在 雪 中 流 溢 。一	扇 窗 子 在 雪 中 流	散 。一 把 椅 子 在	雪 中 流 離 。一 片	田 野 在 雪 中 流 浪	。一 道 河 川 在 雪	中 流 失 。一 個 人	在 雪 中 ， 流 血 。	雪 在 一 棵 小 樹 旁	流 淚 。雪 在 一 棟	屋 子 前 流 盪 。雪	在 一 扇 窗 子 前 流	散 。雪 在 一 把 椅	子 下 流 離 。雪 在	一 片 田 野 裡 流 浪	。雪 在 一 道 河 川	內 流 失 。雪 在 一	個 人 心 上 流 血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雪

然後又是甚麼呢？

稻穗蛻變成煙囪
森林精簡為廠棚（秋分）

給乾渴的井以水聲，愛，澆息了恨火（處暑）

「大暑」以詩中空白「十」字為座標，縱經與橫緯交錯。閱讀時，以句為單位，可順讀可逆讀，可右至左可左至右，可上而下可下而上，可跳句上下可左右換句……只要閱讀方式循一定規規，讀法即隨之變換：句與句之組合，亦決定詩中情思的轉化。他們叫這種寫法做現代詩「迴文體」。使我想起意大利小說家卡維爾諾的「命運交匯的城堡」，用紙牌來講故事，除文字外，也重視圖畫的效果。「小滿」則像迴映着岸上事物的小湖：

一隻青蛙撲通跳下池塘
打破樹上烏鴉的睡意
荷葉跟著驚顫幾下
水面的漣漪一團團
把靜寂擴散了出去
蓮花孤獨地坐著
燠悶的夏日午后
連雲們都懶得來相陪
一行螞蟻運搬著麵包屑
頗富節奏地走過土丘
一行螞蟻運搬著麵包屑
連雲們都懶得來相陪
燠悶的夏日午后
蓮花孤獨地坐著
把靜寂擴散了出去
水面的漣漪一團團
荷葉跟著驚顫幾下
打破樹上烏鴉的睡意
一隻青蛙撲通跳下池塘

還有一首叫「霜降」的詩卻混合運用了國、台、日語，延續也增強了舊有的方言詩風：

霜，降自北，一路舖向南方
沿黑亮的鐵軌，幻影
飄過城市，窮鄉與僻壤
在平交道前兜了一圈
回來懷著小站店家的看板
偶而閃過夜行的車燈
一兩聲燒肉粽的叫喊
還有ラジオ中的補破網
八〇年代末葉的台灣
傳唱四〇年代初期的音響
鄉愁通常也是這樣，北上
在卡拉OK頭前叫爸叫母
酒罐爛醉，橫七八豎在桌腳
白沫沸騰，霜一樣降在桌上
所謂文化是東洋換西洋
所謂古蹟是被推倒的城牆
民俗躍上花車——所謂觀光
是姑娘的大腿大家同齊來觀賞
中產階級們暢論世界與前瞻
霜降，在他們憂國憂民的髮上

霜降

ラジカ：日文外來語，收音機。卡拉OK：伴唱機，日式用語，台灣新用語。頭前：台語，前面。叫爸叫母：呼爹呼娘，台語。

詩人說：「四季所獨有的四氣，面貌各異，情緒相殊，這種截然不同的色彩，正是四季本身所俱足，映之於天，為煖為清為太陽為太陰，照之於人，為喜為怒為樂。四季與天人合一，從而有了生命。」於是，一年多來，詩人一直都「在這二十四首詩中咀嚼生命，省思未來」。這些詩作，「經由古老節氣的名相，再透過外國印象下筆，其實都在表達」詩人「對四季台灣的詮釋」。例如：「春分」

埋頭譜寫相異的音階
背靠春天，孤獨使我們流淚

例如：「白露」

整座城市還沒醒來
一個呵欠，從夏天打到秋天

例如：「霜降」

所謂文化是東洋換西洋
所謂古蹟是被推倒的城牆
民俗躍上花車——所謂觀光
是姑娘的大腿大家同齊來觀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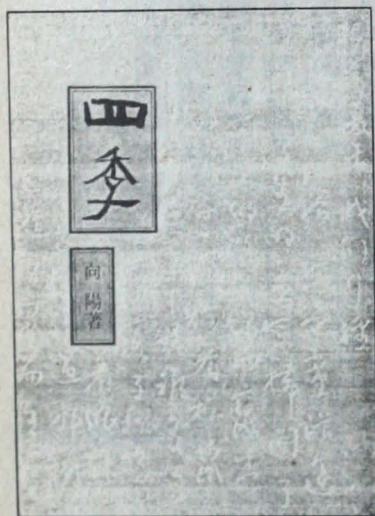
與此同時，詩人亦做如是觀：「四季嚴謹的秩序，正是三千多年來漢民族掌握時空的根據，不只決定了農業、生產的發展，也促進了人文精神的發皇。」

在巨蛇一般蜿蜒的星海
再也找不到他們入夢的太陽系
再也找不到他們就寢的地球（大寒）

一九八六年春來，在大台北
舊書肆的角落，我發現
來自香港的曆書攤着
線裝、霉爛、粗黑的宋體字
羞怯地解釋安床與納畜（芒種）

我們醒過來，從丘陵的眉間
醒過來，從霧的眼波裏
大聲叫着：茶，性喜向陽（穀雨）

而我們這般讀着的時候，是不是也一樣感覺向陽的文學心靈和鮮活躍動的生命呢？ □



書名：四季
作者：向陽
出版：漢藝色研
售價：台幣一百六十元

放出擠在鷄籠裏的思想

*
和
羌

那天的天氣實在不好，竟洒下一場豪雨，可是我總算在長河書局避雨時找到舒婷的詩集了。我靠着潮濕的門讀幾句：

擠在鷄籠裏嘖嘖喳喳的思想／放出去——／究竟能飛多遠？

神經就漸漸興奮起來。而這時，我目觸伊的詩集，七十一頁，「鏽在底座上」：

我在地球的中心軸
我是歷史長河的沉積物
地震壓模，熔岩澆鑄
我是上升着的亞洲大陸

肯定了伊性情中剛強的一面，沒有月亮和花草蟲魚。在「會唱歌的鳶尾花」這首詩裏，伊說：「當我們頭挨着頭／像乘着向日球去的高速列車／世界發出尖銳的嘯聲向後倒去／時間瘋狂地旋轉／雪崩似紛紛摔落」這首詩像電影中一組平行蒙太奇剪接，顯露了伊「對這個世界的不安全感」或「舊路引起的錯覺」，伊「不知有『花朝月夕』／只因年來風雨見多／當激情招來十級風暴／心，不知在哪裏停泊」……

依然在反抗對古老的牆的妥協。

當然舒婷也有許多輕柔和婉約，都寫得很肥沃和健康。伊說：「人在月光裏容易夢遊／渴望得到也懂得溫柔。」

是真的嗎？也許真是這般的確實。我想起顧城：「狼和老樹枝嘆息／同樣感人」伊說：「評論允許小說寫傷痕，就不允許詩歌有嘆息。一再強調現在甚麼都好了，詩人只需要滿臉笑空地歌唱春天就行了。都談論青年問題，但與其譴責青年們的苦悶、失望、徬徨，不如抨擊造成這種心理的社會因素。」

多汁的歲月無幾了
芽
渴死在你蚌一樣緊閉的核裏（國光）

一次讀到一段文字，有人認為舒婷和方娥真：一個磅礴穩重，一個細緻傷感；一個走向現代充滿陽光的世界，一個走向憂鬱的古老國度。我知道，方娥真的詩屬於畫面上留下大幅空白的潑墨，舒婷的屬於色調比較明朗的油畫：

金光菊和女貞子的洪流／正在煽動新的背叛／與其在懸崖上展覽千年／不如在愛人肩頭痛哭一晚（神女峰）

樓房腳下的大塊黑影，／被它們自己的燈／弄得不知所措（黃昏剪輯）

煙囪、電纜、魚骨天綫／在殘缺不全的空中置網／野天鵝和小雲雀都被警告過了／孩子們的畫冊裏只有／麥穗、槍和圓規劃成的月亮（黃昏星）

妻的貝齒輕輕咬嚼／嬌兒的發火手槍瞄準，倒下／小數點後面的政府官吏（國光）

舒婷有一首叫「始祖鳥」的詩（沒有收在這本結集裏），有一點點夏字的「考古學」的味道，只不過夏字寫得更接近我們這個年代的氣息，也寫得比較頑皮。在「始祖鳥」這首詩裏，伊說：「鳴禽中他啞口／衆鳥只是複雜地模仿」令人深思。伊又說：「用王冕似的名字／將他／鏽在進化史上 據說這是／永生／」然而夏字是一隻多足的螃蟹，要吃到它的肉嗎？先撬開它的甲殼吧。舒婷就比較相信太陽留下的色彩。 □



書名：會唱歌的鳶尾花
作者：舒婷
出版：四川文藝出版社
售價：馬幣二元二角五分

《等一株樹》

《等一株樹》是傳承得近幾年來的專欄文章的結集，內收在報章上發表的「劍華集」及「星眼」等專欄文字六十篇，既有抒寫人倫之情的溫馨小品，也有批評時事的幽默雜文。書前收有溫任平的序「與傳承得聊天」，後附錄方北方的「向傳承得學習」。本書由十方出版社出版，每本定價四元正。郵購可寄：Chong Hwa Ind. High Sch., Jln. St. Thomas, Off Jln Ipoh, 51100 K. L. 傳承得先生收。



《亞洲華文作家雜誌》

《亞洲華文作家雜誌》於一九八四年三月在台灣創刊出版，屬一份文學季刊。創刊宗旨乃在促進亞洲地區華文作家之交流，每期收有亞洲各地區的華文創作作品，包括詩、散文、小說及論述等。第十二期時該刊曾推出了馬華新詩專輯。

本地作者若有意投稿給《亞洲華文作家雜誌》，可逕寄至台北市南港四支九號郵箱，Taipei, Taiwan, R. O. C. 林煥彰先生收。



徵稿

只要去郵局一趟，
您即可免去零買不全的煩惱。
今天就訂閱——

《蕉風月刊》

*《蕉風月刊》每本訂價一元五角，全年十八元。優待長期訂戶，一年只收十五元，半年八元。請填好右表，連同訂費寄至：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l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
*請將訂費到郵局購買Money Order或Postal Order。匯票收款人請寫：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新訂戶 續訂戶 編號：

訂戶姓名：(中) (英)

訂閱期數：從 期起，至 期止。金額 元

地 址：(英)

電 話：

支票/ 滙票：(號碼)

備 註：

文學批評之公權力？

* 陳慧樺



晚近文學批評的蓬勃發展，真令任何對此一學科稍有興趣的人疲於奔命，目不暇給。這個蓬勃的發展，大約始於六十年代末年七十年代初期，當英美學者批評家尚未好好把結構主義推介吸收過來時，另一些更前衛的人士即迫不及待地宣佈結構主義的時代之結束，文學研究已進入所謂的後結構主義時代。依據最近的發展看來，所謂的後結構主義時代並不像它們所取代的結構主義時代那樣有一個明顯的霸主，一切的探索分析俱以挖掘重構深埋於作品中的法則規律或功能為取向，所謂的後結構主義時代實在是文學批評界的戰國時代，萬竅競開，各流派俱使勁在角力。當今最具規模的流派有記號學、解構批評、現象學、讀者反應和接受美學、詮釋學、新馬克斯主義、女性主義和深層心理學等，這些詮釋力量 (powers) 多少都跟語言哲學、哲學（尤其達希拉的解構哲學）、社會學和心理分析等有關，深富科際整合的色彩，所以現今研究批評的人根本不可能抱殘守闕，或者僅僅躲在某一學派的象牙塔裏而不探出頭來，因為當今各門學問的發展日進千里，資訊的散播極為驚人，只執着於某派委實不太可能，也太不睿智。

在讀完上提晚近以及當今文學批評的狀況後，讀者必然會問，既然師從某一大師或某一學派

已屬不智之舉，那麼我該怎麼辦？個人的建議是，至少在開始學習時應多多瀏覽，多多了解汲取各家各派之洞見，以便從事實際批評時能左右逢源，視野開闊；當然，在進入專精的階段後，我們或許可以選擇一兩派為依從。我這樣說時，也許有些學者要反對，說我的建議未免野心太大。其實，在我做這種建議時，我早已想過學問專精的原則，我當然也知覺到，有些理論家為了建構純理論而忙得無暇閱讀文學作品，但是我更意識到盲目的專精（只搞理論也是一種）所潛藏的危機。

文學批評不像自然科學，一門一門那麼範疇清楚（其實，科學也有相互借助的地方），文學批評是最富科際整合的一門學問，當代文學批評借助於哲學、心理學、神話學、社會學和語言學的地方太多太多了，既然是這樣，我們豈敢而且豈忍心要初習者立即套上某種學問的框架？另一方面，當今有一些搞文學理論的人，也許因為太執着於純理論架構的建立，或者因為太急於想把理論變成一門科學，而時時流露出一種理論至上的無知（抑或狂妄）態度。這些理論家似乎忘了，文學理論原應源於具體的作品，就像物理之「理」必需源於物象一樣，否則，這些理論就不再是「文學的」理論，而是某些架空的沒有來源的東西。文學批

評需要理論為指導原則，而理論之周延與否又得實際應用後才能知曉；它們依存的是一種辯證關係及過程，而不應是一種主從關係。

當今之文學理論真可說是眾說紛紜，而詮釋過程又何嘗不陷入相對的依存中。派與派之間固然因指向和重點不同而杆格不入，甚至連同派的批評家也因社會文化背景以至教育背景之差異而無法採取一致的步驟和立場。當今的批評詮釋已不再可能是凝聚的、向心的，而是分歧的、解除中心意識的。每一次批評過程都是獨特的，是主觀意識君臨觀照正文的結果，而主觀意識又隨時隨地隨個人知識的成長而改變，故批評家間的詮釋是相對的，批評家本人的詮釋也是相對的。在這種情況下，讀者或許要問，既然所有的批評詮釋都是相對的而無法提供比較持久的觀點或知識，我們又何必費神去閱讀它們呢？話雖然這麼說，但是，在不同的詮釋之中，批評家仍會閃露一些洞見的，而這些洞見乃是認知之起點，破除吾人盲點的利器。

當我們知覺到所有的批評或詮釋都非絕對的以後，我們在閱讀批評文章時也許能更坦然一些，不會斤斤計較於一字之褒貶；詮釋固然有去蔽解障之功，但它並不能使無變成有，它未必是我們樂於聽聞的經國之大業也。

□

終極與永恆

*黃潤岳

爲文學注入人文色彩，應該是當前《蕉風月刊》的一個重大使命。七月份第四〇五期的編輯筆記已經標明：「提出這個意見絕對不是想提倡些甚麼新的東西——因爲，人文色彩本就是文學不可或缺的。」

甚麼是人文色彩？編者提出了哲學大師牟宗三先生的「把人當人看」。牟先生歸納出兩方面來看：一是生命的永恆問題，一是終極關心的問題。

生命的永恆的探討與生命終極的問題，是人文思想與教育的問題，是哲學的問題，是文學的主題，也是宗教所要尋求的解答。

人若離開了人生，那還有甚麼？

歌頌、讚美、伸訴、傾吐、呼求、發洩、哀怨、感懷、描繪、表白、質疑……甚至責怒，都是文學的動力，也是文學的內涵。內在的心靈的激盪，發之爲詩爲文，便是文學。當然也不用音樂和美術來表達。

文學注入了人文色彩，文學才有意義、有價值、有深度，而不是爲賦新詞強說愁，無病呻吟，空洞無物。好像科舉時代的八股文，有一定的公式去套用。

古人說：文以載道。一般的解釋都是將道比作一脈相傳的文化傳統，也可以說是儒家之道。其實中文的道包含廣泛，如孔子的大道，老子的常道，莊子的進乎技矣的道。當年翻譯《聖經》，「約翰福音」開始便是「太初有道」。因此，我們可以說：道就是生命。

編輯筆記中說得好：「畢竟，生命的永恆問題與終極關心的問題。一直是東、西方文學所汲汲探索的方向」。

任何一本中西世界文學名著，都離不開這兩個主題。這樣才有它的可讀性：引起共鳴，給予啓發，滿足了讀者感情方面的需要，填補了讀者心靈方面的空虛，替讀者講出了自己想講卻又講不出來的話，表達出讀者自己心中那說不出的感受。於是讀者與作者之間有某一種心神的融會，進而有心靈的契合。對於人生的終極與永恆，同有嚮往；並不一定是相同的。

有的文學是血與淚的凝聚，有的文學是真與善的表白，有的文學是美的描繪與讚美。他們的寫作是爲而不有。凝聚了，表白了，讚美了，他們的目的達到了，他們的使命完成了。所謂嘔心

泣血，用生命來彰顯生命！

我們不可能要求每個人都是大文豪，也不能期盼每件作品都是傳世之作。我手寫我心。能真便會善；又真又善，便是美了。

生命的永恆問題，由哲學家去討論，由宗教家去解答。我們呢，我們直覺的寫出我們的感受。我們用不着依賴邏輯去思考，我們也無需以教義教理來支持。如果生命沒有永恆，那麼，我們的文藝創作，不過是春天的鳥語，夏日的蟲鳴。如果我們沒有終極的關心，那麼，我們的心聲，如曇花、如閃電。文學就會好像一群兒童在吹肥皂泡泡，既美麗，又輕飄，只是再升高一點就破了。

古人又說：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們在《蕉風》發表的文章會流傳千古麼？作者是爲了要流傳千古而創作麼？無論你對兩個問題的答案如何？我想：任何一位嚴肅的作家，在創作時，多少都會具有這種心情：不是鬧着玩玩的。

至於得失寸心知，更不可不言而喻了。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寫文章的人，靈感來了，你就非寫不可。得也好，失也好，在寫的當時，寸心已不



*Burt Glim Mt. Fuji Photograph 1967

如果生命沒有永恆，那麼，我們的文藝創作，
不過是春天的鳥語，夏日的蟲鳴。

如果我們沒有終極的關心，那麼，我們的心聲，
如曇花、如閃電。

存在。所謂「得失寸心知」，是我自己心裏有數，別人的毀譽品評，早已決定不去計較，也無法去計較。自己心知，也就夠了。

近十年來，我一直在探索這兩個問題，其實是一個問題，就是人生。

從前我所了解的是知識：建立正確人生觀。我所追求的是道德行爲：培養君子風度。我有華人的文化傳統，我從事華文教育工作。退休以後，才真正面對生命的永恆和終極關心。這時「把人當人看」已經不是問題了。人生

的歷程，我已逐漸走近終點。如果一死了之，一了百了。那麼餘下的歲月，似乎已是可有可無的了。含飴弄孫，樂享餘年，便是人生的終結麼？當我再來尋求人生的意義和價值的時候，我心徬徨，我靈空虛。「因為我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煩，加增知識的，就加增憂傷」（《舊約聖經》「傳道書」一章十八節）。

生命的永恆又是甚麼呢？是不是永恆的生命？

在我探索的過程中，偶爾不免寫出一些心靈深處的感受，可

能有人認為超越了文學的範疇。可是，那倒真是我誠實的心聲！

不久前我寫過一封信給伍梅彩，最後的問安是「祝福你」。我再在後面添了一行小字：如果我寫「上帝祝福你」，那就宗教的色彩太濃厚了。

其實，終極與永恆固然是文學探索的方向，也是哲學討論的問題，但正因為世人在面對這兩個問題時大多迷失了自我，宗教才給予解答。

□

歇下提起 外兩篇

* 塵 僧

* 葉繁榮的作品



唯有放下一切，捨去一切，
不貪染，不追求，
讓我們的胸懷無限地擴大，
讓我們的眼光無限地放遠，
才能明白甚麼是真正的歡喜。

歇 下

歡喜、快樂必須發自內心，若是由外在的情境影響或刺激而產生的，那必然會有許多缺憾。

我們的身體受着空間限制，而我們生存的時間又不長，且光陰流逝迅速，因此我們雖然不斷地追求快樂，但卻那麼的有限，不能獲得我們想得到的。

世間相對的現象，我們無法超越，且時時處處受其限制，不能超脫出來，我們得到某些時，必然會失去另一些。因此我們必須在不是選擇中作出我們的選擇，而此選擇往往已含有代價的付出，或甚至痛苦的成份。

由於內心無底的慾求無法獲得適當的填足，我們便只能獲得相對性的歡樂，或陷在痛苦中。我們不能同時獲得一切，這是我們最大的缺憾所在。而由於內心的貪染，使我們總是在追求一可望而不可及的真正快樂。我們雖然貪染着許多事物，而我們的心胸卻是那麼狹小，不能包容快樂。唯有放下一切，捨去一切，不貪染，不追求，讓我們的胸懷無限地擴大，讓我們的眼光無限地放遠，才能明白甚麼是真正的歡喜。這是內心的一種層次、境界，任何外境都不可能造成如此狀況的。

依佛法而言，內心本即具足一切，不假外求，只要歇下妄念、惡念，一切便自然顯現。

提 起

許多人讓自己的生命在淺薄的層次中度過。如果我們的生活沒有一個崇高的理想，縱使我們在物質方面已獲得滿足，並不表示我們同樣能在精神上也能獲得快樂。

內心中有所期待，固然能使我们奮發向上。但這種期待必須是純正的，否則強烈的慾求，只會帶來許多遺憾，而這種遺憾將使我們不可避免地面對許多從內心深處生起的愧疚、懊悔、痛苦，久而久之，可能會成爲慣性反應，而至於麻木。對一切麻木了就表示問題已解決了嗎？不，這只是問題的加深。

然而可憐的我們可能還不知道這種情況的可怕。因此，學佛者，乃至做一個人，基本上，生活中要有一純正的目標。我們從最踏實的這一步開始，然後努力地朝着我們的目標走去。我們可能達不到我們的目標，或只小有成就，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有目標，我們肯起步，也肯於過程中努力奮鬥，這是多麼的有意義。

而一個人若是無法如此，縱

然他有了許多的享受，也可以用各種方法或藉口來安慰、或欺騙自己，但那都是沒有意義的，這只有造成更深的下墮。

有些人在發現生命的虛幻無實後，便會在某些方面採用遊戲的態度，認爲反正只有這樣一次，玩玩又何妨。這可能會使他放下一些，但這卻不是真正的瞭解人生。

人生確有需要放下的一面，卻也有其需要提起、提昇的另一面，唯有認清這點，才能使人生的意義全面地發揮，完整地表現。

薄 名

小有薄名，有時也會有一些應酬，譬如有些朋友，因看過你的書，或看過你的文章，或聽過你的「大名」，當有機會時，他們來了，你能不與他們談談嗎？

當然這不是不好，甚至可以說是好的，但由於初次見面，有時不知要談些甚麼。碰到佛友較容易應對，因爲我們可以談佛法，指導他們閱讀佛書，或談一些有關佛教團體的活動。若一些俗家的朋友，並未學佛，便只能談談家事，或有關他們的一些事情。

當然，有朋友，不論是自遠方來，或近方來，總是一件樂事。或許是自己偶爾在報章上露露相，才有此機緣。記得自己剛出家而未有薄名時，就只有一些

比較接近的學生會來找我而已。而我現在與同學間的關係，似乎較淡了一些，只有那些舊學生還保持較近的連繫，但有一些也慢慢疏遠了。

時間會沖淡很多事物的。因此我在人生的過程中，應該從此經驗，獲得更大的啓示。

有些舊生還能保持連繫，往往是因爲他們還沒有一些負擔，一旦爲自己的家庭生活忙碌，當然就會漸漸地疏遠。不過我已看淡了很多。以前我對他們有一種執着，甚至會爲他們的情感問題而感傷。但現在這種現象已淡化了。許多時候我都能夠面對孤單時刻。因此對許多可以不必要的應酬，就覺得最好沒有。但對於聲名帶來的種種問題，我都保持平淡的態度，不歡迎，也不排斥。

名，及由名而來的問題，既來之，則安之！

老 梅

那天在靜七時，見一梅畫，得半偈：「儘管冰雪凍徹骨，猶有老梅一枝香」。因這次靜七是在波折重重下，終於撥開雲霧而見天日。這使我體會到在艱苦的環境下，堅持自己的立場去奮鬥，終於完成任務的可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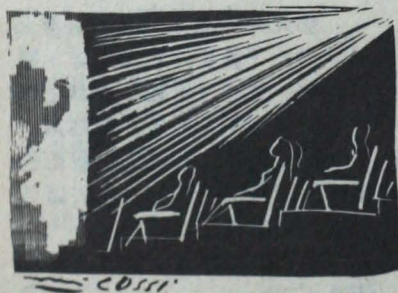
風雪中的老梅，散發着高貴情操。 □

電影會等着你，

看好片請趁早。

* 公羽介

THE MOVIE HOUSES



一年的結束，當然是另一年的開始。

馬來西亞藝術電影會今年最後一個月的節目，放映《情定落日橋》(A Little Romance)、《古黛克寡婦》(La Vauve Couderc)，以及《法蘭西絲》(Frances) 三部影片，有人或許會認為是全年度最沒有看頭的一次……

可是，別失望，雖然電影會在年底時預算已經顯露赤字，逼不得已只好儘可能在本地片倉挑選一些電影來放，而不敢花費特多向國外片商招手；不過，同樣的，在另一年的開始，為了吸引更多的會員加入，電影會也將拚盡老命推出精采的節目，以期多多收取賴以維生的經費。

如果愛電影的大家能夠踴躍參加，替電影會增加「支援」的囤積，相信明年度即使到了最後一個月，亦照樣有辦法以「大餐」宴饗會員的。

明年第一期四個月的片子編排，順手拈來，四月份時會有杜魯福向歷史交卷的《祖與占》(Jule et Jim) 和伍迪艾倫難得在本地露面的《百老匯丹尼羅斯》(Broadway Danny Rose) 等片。

三月呢？將有瑪麗蓮夢露早期扮相作風一新耳目的《瓊宵禁夢》(Clash by Night) 和女導演 Euzhan Palcy 出色的處女長片《小約瑟的故事》(台譯，Rue Cases-Negres) 等片。

而二月，媽媽米呀，則有英國尼爾佐丹(Neil Jordan)繼《與狼為伍》(The Company of Wolves) 之後的新作《蒙娜麗莎》(Mona Lisa) 和日本名片柳町光男執導的《火

祭》。

至於一月，本文既是馬來西亞藝術電影會明年正月節目的預告，自非介紹得詳盡一點不可。可恨的是，四部電影，也只有一部《南方舒適》(Southern Comfort) 有緣識荆，其他的皆為第一次相逢的全新對象。

因此，請別見怪必須參考資料後，才敢引領大家對一月的節目稍為「走馬看花」了。

1.《天天喜歡你》(港譯，Letter to Brezhnev, 1985, 英國, 九十五分鐘, 彩色)

這部由克利斯貝納(Christ Bernard)執導的小製作，陳述兩位待業英國少女在利物浦(披頭四的故鄉)的一家狄斯可舞場邂逅一對蘇聯水手，然後結伴回家過夜、墮入愛河的故事。

故事縱使頗為簡單，但是由於拍來重視生活，精力充沛、有趣娛人，以及溫馨四溢，有人歸之為：「腐朽化神奇」。

放映時間地點：一月五日晚上八時於英國文化協會；一月八日晚上八時於馬來亞大學 Institut Pengajian Tinggi 禮堂。

2.《卡門》(Carmen, 1984, 法國/意大利, 一百五十二分鐘, 彩色)

一九八四年前後一共出現了六部《卡門》，英國的李察布祿克(Richard Brooks)一人就拍了三部(乃為其舞台劇的演出紀錄再加以濃縮，因為卡斯脫不同，故拍成了三部)——電影會選映的既不是布祿克的版本，亦不是西班牙導演卡路斯梭拉(Carlos Saura)和瑞士/法國導演高達(Godard)

的，而是意大利導演法蘭西斯可盧西 (Francesco Rosi) 的。

上述五部同樣根據比才(Bizet)歌劇改編的電影(高達版並不是，故除外。梭拉版、盧西版與布祿克版互異之處為，前者的故事進行是以一名導演綵排《卡門》歌劇，結果愛上飾演女主角的演員，迷失於真實與戲劇之間；後者則是以電影方式來演譯《卡門》歌劇)，聽說各擅勝場，無奈一部也沒觀賞過，我能告訴大家的，唯有是：本片提供的絕對是一場華麗至極的盛典。

放映時間地點：一月十二日晚上八時於英國文化協會；一月十五日晚上八時於馬來西亞大學 Institut Pengajian Tinggi 禮堂。

3 《南方舒適》(港譯《九怒漢》，1981，美國，一百零六分鐘，彩色)

本片是由華爾達希爾(Walter Hill)執導，內容是有關一隊國民警衛軍於受訓期間進行一場演習，卻於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的沼澤地區迷了路，結果和該區過着與世隔絕生活的一批移民發生衝突，演習變成真的作戰夢魘。本片在別的作品例如《戰士》(Warriors)、《四十八小時》(48 Hours)，以及《街頭怒火》(Street of Fire)等片當中，是導演較受忽略的一部電影。

它雖然不能算是希爾最出色的片子之一，不過也實在可劃為佳作之一。

如果對希爾那極具風格、充滿時代感，以及人物刻劃甚富動感的拍片作風還感興趣，本片值得捧場。

放映時間地點：一月十九日晚上八時於馬來亞大學實驗劇場。

4 《鄉間的星期天》(Un Diamance En Campagne，1984，法國，九十四分鐘，彩色)

這部由貝特杭塔佛尼(Bertrand Tavernier)執導的影片，故事主要敘述一九一二年的某個夏日，年老畫家邀請兒女携同家眷齊返家鄉渡假，他在那表面上平凡如故的一天裏的心境變化。

本片無懈可擊的畫面處理，有人形容為使得這部偏向印象主義的電影如同一首節奏輕挑、旋律浪漫的鋼琴小品，或者一幅靜止完美的風景畫。

否則，全片技巧和內容的精美配合，也令它成爲一篇堪耐再三品味，並讓人難以忘懷的田園詩。

本片曾獲一九八四年坎城最佳導演、法國凱撒獎最佳女主角(新人薩碧娜阿賽)等大獎。

放映時間地點：一月二十六日晚上八時於英國文化協會；一月二十九日晚上八時於馬來亞大學 Institut Pengajian Tinggi 禮堂。

節目的確精采對不對？而且收費也十分便宜，一般會員全年會費才收六十元——一年大約放映四十部片子，所以平均每部頂多花費一元五角左右——學生會員則全年收費三十元，在藉學生更應該好好把握機會，豐富他們的年輕歲月。

別抱怨馬來西亞「完全」沒有好電影看，馬來西亞藝術電影會正在大開其門，等着大家前來報名觀賞佳片呢。 □



* 《天天喜歡你》劇照。

別抱怨馬來西亞「完全」沒有好電影看，馬來西亞藝術電影會正大開其門，等着大家前來報名觀賞佳片呢。



*高石

解結

◎《漢娜姐妹》(Hannah And Her Sisters) 電影紀錄

再沒有人，甚至雨，會有這小小的手。

——衣衣·康明思

像一朵玫瑰在午睡中醒來，又枯萎；雨在灰暗中不安地下着，沙啞的心情。關於孤單的人影站在冬之電話亭裏，在紐約一條冰凍的街道……。彷彿生命是一場接一場，轉動的映像。

這樣靜美的鏡頭畫面，留下一兩句悵然不安的對白，我們在遺忘的層面裏頓悟生命是一些塵世間的笑話，在神話蕭條的時刻，但這又何妨呢？

所以在黑暗中我們靜觀伍迪艾倫如何把繫在玫瑰枝莖上的蝴蝶結解開，如何把鏡頭推向感恩節深具晚來幽夢韻味的場面，宣稱一場戲的開始。

十二月廿六日。一幅全家圖，擱在廳堂，曾經黃金的日子溶為蠟，點燃後，那些音樂、擺設、燈火和在鋼琴與晚餐之間晃動的臉，都如是美好而恍惚。

在和詳溫暖的氣氛裏，整個畫面的色調是豐富而喜悅的，鵝黃佔的份量最重；栗、金、白、暖褐都溶化在這無纖維的氣氛中，加上青龍椒和紅蘋果別緻的點綴，令人想在幽雅的廳堂裏靜靜

懷舊。

飾演漢娜的丈夫 Elliot 的 Michael Caine 正把眼睛放在其妻最小的妹妹 Lee (由 Barbara Hershey 飾演，有令人喜悅的表現) 身上。那時候，Lee 正和一個畫家同居。

Elliot 外遇是個碰觸我心靈的尖酸諷刺。漢娜是好女人，聰明，獨立，對於自己的事業和家庭處理得有條不紊；父母生活泛漣漪，她是一個完美的休止符；妹妹的事業泛漣漪，她是一個完美的休止符。滿含愛和關注。而 Lee 的笑足以照亮整間廳堂裏的生命 (誇張了點，爛了點)，也難怪 Elliot 會愛上他極力避免愛上的伊。Holly (由 Dianne Wiest 飾演) 這個角色帶有一點點的固執、叛逆、敏感；事業與愛情皆交白卷，像受傷的孩子需要慰安；她眼中那份對姐姐給予援手的迷茫、懷疑和神經質的敏感，是影片裏其中一個重要的感動。

我喜歡伍迪艾倫，因為他對於自己飾演的角色 Mickey 十分投入和自覺；而且這角色本身就

伍迪艾倫，對於生命的存在意義和死亡的迷惑是那麼強烈。

然而，死亡或者甚麼生命意義在這部片子中並不是唯一的主題。感覺上，艾倫更在意用更多的鏡頭去捕捉簡單的倫理和人際關係。譬如 Lee 和姐夫幽會譬如 Holly 誤解漢娜的關注而以為漢娜在潑她冷水。

生命和愛泛起的漣漪也隨着電影接近尾聲淡去。Elliot 還是回到漢娜身邊；Mickey 是漢娜前夫，多年前因不育而離婚，最後最後卻和 Holly 結合。片末，Holly 也帶給觀眾一份驚喜，那是她丈夫最好的禮物——她懷孕了。

而最終 Mickey 對於生命意義的詮釋是：「生命是可以提供豐富經驗的旅程，生命不是目的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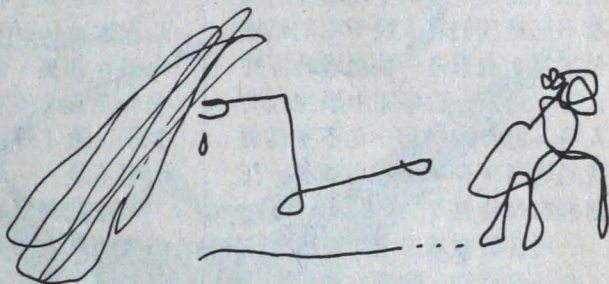
十二月廿六日。一幅全家圖，擱在廳堂，曾經黃金的日子溶為蠟，點燃；Holly 幽魂般站在鏡前，Mickey 緊緊地、緊緊地摟住伊……。當電影將結束時，一切都極為恍惚而和詳，令人只想在廳堂裏靜靜做一個夢。 □

阿婆

*張光達



大麵畫



妹妹冒雨來找我，劈頭就說：「阿婆死了。」她的眼睛紅紅的，臉上濕濕的，不知是雨水還是淚水。她用近乎哀吟的聲音一再重複這句話。我遞給她一杯水，說：「我們去 Puduraya 車站，坐巴士回吉打吧。」

我們坐在車廂裏，默默的彼此都沒有說話，只各自咬着手裏的餅乾。我看了看她，本想跟她說話，解悶解悶。我想一個人太傷心無論如何是一件對身體有害的事。那知她凝視着手上的餅，忽然說：「這種椰子餅是阿婆最愛吃的，我也喜歡，可是這不是阿婆做的，沒有那麼甜。」

我把要安慰她的話哽在喉管，她緩緩的接下去說：「那一次，我們吵得很厲害，彼此都不讓步……」

是的，那個時候我和妹妹還是個小學生。婆婆做好了椰子餅，給我較大塊的，妹妹的較小塊。我馬上伸手接了過來，然而妹妹卻嚷着不要，要大塊的。阿婆和藹的說：「阿玲，大塊的就讓給你哥哥吧，婆婆告訴你一個孔融讓梨的故事。」妹妹是出名的拗脾氣，拼命搖着兩條小辮子：「不要，不要！那是個三歲小孩的故事，我不要聽，他做哥哥理當讓給我才對！」我因為怕阿婆改變心意，要我把餅讓給妹妹。於是趕忙三兩口把餅吞下肚去。

妹妹見到這情形，哭叫得更大聲了。阿婆見狀只得說：「好吧，我再做一個大大塊的給你們。」當時是剛下過雨，地面很滑，阿婆在後園撿椰子時不小心跌倒了。

這時妹妹轉過頭來，說：「自從那次以後，阿婆的腳跛了……」

我打斷她的話：「不是跛，只是行走不方便。」

那時我們看到阿婆摔倒，都不禁哭了起來。可是阿婆卻笑着說：「傻孩子，有甚麼好哭呢？人老了不都是這樣？阿婆好開心，你們兄妹倆一直都在阿婆左右，你們牽着阿婆去看戲，你們牽着阿婆去食攤，阿婆真的好開心呀！」妹妹低聲的說：「阿婆以後如果有甚麼事，就叫我好了，不要叫阿芯了，她昨天背地裏罵您。」

我知道阿芯是很討厭阿婆的。阿芯是我的堂妹，小時候跟我們兄妹一起玩泥沙，大家相處得很愉快。阿婆是很疼她的，每一次她跟叔母來，阿婆總是給她一些錢買零食。然而叔母卻很小心眼，時常指責阿婆偏袒我們倆兄妹，又在孩子的前面數落阿婆，教孩子痛恨阿婆。阿芯最後相信了她母親的說話，漸漸的疏遠我們兄妹，對阿婆也採取敵對的態度。阿婆每次提到這點，老淚縱

橫了：「唉，孩子何辜，為甚麼要這樣教孩子……」然後她老人家總是抬起頭，出神的望着窗外。

妹妹出神的望着車窗外。窗外一片黑暗，沒有半點燈光，沒有半點星光，只隱隱約約的聽到呼呼的風聲夾帶車輪滾動的聲音。「那一次，我們和阿芯在一起玩，阿芯的右眼進了泥沙，眼睛紅紅，哭個不停。婆婆一邊替她滴眼藥水一邊安慰她。那知她母親聽到哭聲，兇兇的來到，不由分說就打了我一巴掌，她的手掌又肥又大，我差點昏了過去……」

我還很清晰的記得當時的情景。叔母狠狠的打了妹妹一掌，然後又着腰，指着我們說：「我就知道你們這兩隻小東西會聯合起來對付阿芯，說，是你們那一個把沙子撒進阿芯的眼睛裏的？」阿婆急急忙忙的說：「阿蓮，你聽我說……」

叔母用近乎狂野的口氣打斷阿婆的話：「你這老太婆，不用再假惺惺了，我受你的氣已受得太多了。阿芯啊，阿芯的爸啊，我們的命好苦啊！」阿婆聽罷，突然昏了過去。

我看着怔怔望着車窗外的妹妹，低聲說：「你不該用石頭打叔母……」

妹妹打斷我的話，強硬的說：「她不該罵阿婆的，她不該的，她可以打我再多幾巴掌，但是

她不該那樣做。」

我可以了解妹妹當時的心情，我可以了解阿婆當時的心情。老師不是時常在告訴我們要「孝親敬老」嗎？「二十四孝」的故事不正是我們華人幾千年的傳統美德嗎？叔母是一位受過教育的人呀，她是一位修完中學課程的人呀。這時我想起一句不知是誰說過的話：少年休笑白頭翁，花開能有幾時紅？

阿婆躺在病床上，眼睛緊閉，鼻子高高的，胸前在起伏。大家焦灼的圍在病床邊，眼睛轉也不轉的注視着阿婆的臉。妹妹早已哭得成了個淚人兒，我想我選好吧。我強忍着淚水，可是我的眼睛熱熱的痛痛的。

阿婆緩緩的張開眼睛，第一句話便說：「阿芯好了嗎？」阿芯已經不哭了，委委縮縮的躲在叔母的身邊。我偷偷的注意叔母臉上的表情，這一刻她哭了，淚水緩緩的流下她的面頰。她的樣子不再是我平日所見到的那個女人，在這一剎那她變成一個可憐的女人，我忽然感覺到我好同情她，我好敬愛她。

「阿芯沒有事，您就不要再說話了，多休息吧。」阿婆慈藹的笑了，輕輕的笑了，然而淚水卻湧了出來。我再也忍不住，別過了臉。

妹妹遞過來一條手帕，說：「你小時候說過男孩子是不哭的。」

我默默的接過手帕，將臉轉向窗外。

窗外依然一片寂黑，沒有燈光，也沒有星光，一大片一大片的暗影迅速向後倒退。我在想，我們的路途還很長很長，我們的目的地還很遠很遠。

狂想 * 楞小子

每逢到了晚上，我就立定一百個決心，足不出戶，老老實實，躲在房裏，修心養性，當然不是躲在裏面練氣功、孵雞蛋、捉蚊子，更不是談情說愛，簡直甚麼都不是。

往往我都是一聲不響，溜進房裏，呆上老半天，連一個放屁的聲音，都聽不到一個，全家大大小小無不大吃一驚，以為我大概讀書過度，走火入魔，得了甚麼怪癖，不時的伸頭探腦，瞧個好奇，見我稍為有動靜，就放一百個心，見我動也不動，還認為斷了氣。

其實我正常得很，小腦大腦統統沒問題，身子也一樣的體壯如牛，健康無比，至今還是活潑得像只小白兔，整天活奔亂跳，爬高爬低，看情形，活到九十九，都不成問題。

這年頭，後生小子能有雅興看書的，恐怕用腳趾數一數，也數得完，大多數除了工作外，不外是吃喝玩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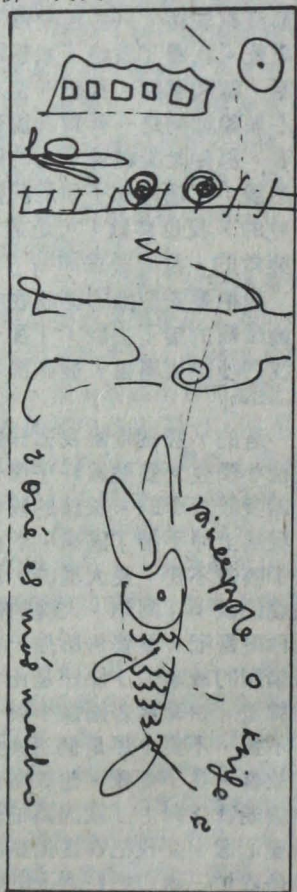
有些朋友，說不上三句，不是吃，就是喝，除了玩，就是賭，俗氣得能教人渾身發麻，血壓高升。楞小子一向自命不凡，最近正力爭上游，往許多方面大展拳腳，好比說，聽聽音樂，看看書，打打球，跑跑步，游游泳，種種花，泡泡妞，談談情，說說愛，日子過得多姿多采，快快樂樂，歡歡喜喜，高高興興。

有幾次我都妙想天開，想着一旦發了達，往飛機上一坐，想去那裏就去那裏，今天日本，明天美國，後天香港，飛來飛去，妙不可言，每到異地，只聽「喀嚓」一聲，美妙鏡頭拍下，教人回味無窮。這種日子雖不能樂得哈哈大笑，但至少也快樂非凡，要是換了你，你能不樂乎？

但夢想是夢想，現實是現實，現實的楞小子，窮得叮叮噹噹，就算把我碎屍萬段，當豬賣掉，也值不了多少銀子。有幾次我都大拍胸脯，立定決心，搬到高級一點的地方，最好是花園洋房，越大越好，其次是高樓大廈，越高越好，可是努力了五六七八年，一個屁都沒有，心灰意冷之下，只好自動自發的放棄算啦。

其實問題再簡單不過，如果老天爺大發慈悲，普渡衆生，讓我中一次福利彩票，那真是太好了。明天便去買一張，勢利眼朋友，千萬別太快瞧不起我這個窮光蛋。

不過算命的替我看過，說我一輩子平平凡凡、普普通通，能不餓死，已算是祖宗積德。聽了之後，又是傷心不已，不認命也得認命，只好來生再講吧，阿彌陀佛，阿門。



大麵畫

唯我獨尊

* 惠冀徐

我絕對不容許任何女孩的名字代替我的情外論。我的枕頭底下沒有愛情這回事。我喜歡瀟瀟洒洒的過我獨來獨往的日子，不為情所困！

然而，我每天都站在鏡子前，對着鏡中的影子問道：狂傲的你，如果有一天，愛情它真的來的時候，你該怎麼辦？這是我的秘密，沒有人知道。也是我的迷惘，更沒有人會曉得。

某個清晨，當我揉着惺忪的睡眠，蓬頭垢臉的站在鏡子前，重覆着和往常一樣的秘密時，我發現已經站在高崖上！在雲霧瀾漫的山頭上，地球似乎旋轉得比以往快了些，那種昏昏眩眩的感覺開始圍繞着我。

朦朧中，一個影子忽然出現在我眼前。她那像花瓣的唇角慢慢地牽出笑意，笑意也在我瞳孔中飛舞。

怎麼了？我摸摸胸口。我的心怎麼會跳得這麼厲害呢？血液不斷地飛奔旋迴，呼吸也急促了。我想緊緊的捉住它，叫它不要敲我的胸口敲得這麼劇烈，但卻被它溜開。

她在我身旁轉了一圈後便飄去了，愈飄愈遠。等等我！等等我！我追過去。我踩到一片雲，啊——！墜下去了！墜下去了！

我跌在山崖下的小溪旁。溪水是紅色的。我看到了，紅色。我沒有死。啊，紅色！血血血血。我身上的紅色，更濃。

一抬頭，笑意又在我瞳孔中飛舞。她站在我臥在溪邊的身旁。啊，她不是在生活營裏與我談得很開心的女孩嗎？她不是常常打電話給我的女孩嗎？她……，我昏過去了。

當我甦醒時，我發現自己依



然站在家中的鏡前。我心有餘悸的問自己：「狂傲的你，如果有一天，愛情它真的來的時候，你該怎麼辦？」

「你陷下去了。愛情。」我的心忽然開口。

「不會的不會的不會的不會的！」我不相信。

「剛才你的幻覺足於證明這事實。」

「我不相信愛情會是這麼便宜，否則我到處可以買到！」

「你一定要相信！」

「不，我要站在情外稱尊！我不可能愛上別人，我只愛自己！」

「你等着瞧！哈哈哈哈哈……」頓時，我感到徬徨無助。

爸爸

* 小 君

剛起了一陣風，濕濕的，我感覺得到，好像不久以前這裏下過雨似的。

街上的行人，早已不見踪影。只因正是半夜。關上我熟悉的大門，收拾一份心情，走出那座古老的建築物。

偶爾回頭望望，只是一剎時的回望。或許就這樣的離開，沒帶走甚麼。只帶走一個念頭：下

定決心，以後不再踏進這門。

走了很遠的路，好像還聽見爸爸的噪音，嫂嫂的諷刺。我就是受不了而搬出來的。沒想到第一天回家，就搞成這樣子！每次回家，我總是想看爸爸。但嫂嫂們的話總是長滿了刺，我是一句都聽不進去。他們是那麼的恨我，我也是那麼的討厭他們。幾乎每次都是這樣，我已很遷就他們了。但他們總是喜歡惹起我的火來，跟他們一起口角。每次起口角，那就完了；那也表示是我該走的時候了。

這次回家，雖然還是和以前一樣，鬧得不歡而散。但，這次我真正看見爸爸的容顏了。一踏進門內，很明顯的我看見爸爸笑了，雖然不是笑出聲那種，但我很感動。也很想哭。想起來又有一些些回去的衝動。但我不，我告訴自己。再回去我便是自投羅網。我常常在想，如果不是有嫂嫂們的存在，如果不是……。我一定回去的。回去看他，回去照顧他。就算他天天發脾氣，我也樂於接受。真的。

或者到了明天、明年甚至永遠，爸爸也不會知道。知道他的女兒不是喜歡和他老人家頂嘴，知道他的女兒是愛他的。爸爸我愛你！

花

*小珊

每當動筆寫日記時，總已是寒夜。窗外雖是一片漆黑，但望見萬暗中的那一滴滴的水晶亮光總有說不出的感受，是樂是悲？只曉得偶爾會對它們說出一些傻傻的話。有時真巴不得自己沒唸過科學，而星星在我心目中永遠都那麼嬌小玲瓏，多愜意啊！一旦想起它們是那一個個老大老醜的星球，心裏總有那幾分的失望與無奈。唉！

晚風輕拂，倏然讓我發現了此時的花香似乎更濃更清新。花，小時候種過。那是三年級時科學老師拿了好一大包的鳳仙花的種子要我們一群小瓜在課餘時間去栽種它。結果糊裏糊塗的，小花園裏也出現了塊我的小土地。裏面有可愛的鳳仙花。依稀記得那是紫中帶白的花瓣，後來興趣漸濃，又來了一批粉紅色的夥伴。但是，有一天傍晚，為那可愛的小「樹」澆水時，卻發現一條條黑色的毛蟲。一聲驚叫，卻招來爸爸把那些花樹給挖掉。爸爸說鳳仙花會惹蟲不好，要給我買別的花種。我哭了，他竟不經我允許把我的「心血」除掉。日復一日，花種沒來，熱誠也漸漸冷卻，消失。從此，小花園裏再也沒有鳳仙花。不知被埋葬的花，現在變成了甚麼，爛了，變成了泥，變成了……。唉！可憐的花，生命結束得好快。

老哥平時討厭男孩子搖電話來。一接到電話說找姐姐或妹妹，准無辜受累。唉！十八歲的姐姐，終於按捺不住戀愛的「誘惑」，交了男朋友。可憐我接到「熱綫」，便得偷偷摸摸告訴姐，又蹣手蹣腳的替姐姐「把風」。於是一來方便我喚姐，二來哥不會懷疑。我便給了姐姐的男朋友一個花名——阿花。接下來的日子似乎好過些了。一聲阿花來電

話。只有我們三個知道阿花是誰。叫慣了，見到他也喚阿花。有一回從老遠喊阿花，跑到他面前，面對的只是那張關公弟弟的臉，才發現他不叫阿花。唉！可憐的阿花。不知明年從台灣回來的姐和他又是怎樣？我該怎麼改口叫姐夫呢？不！還是阿花好聽，順口又順耳。

期 待

*儂儂

雨季就這樣來了。每天上課放學，偶爾駐足眺望於天橋上，但見一片遼闊空茫，雨絲從天空飄落，日夜落着，落得好纏綿。而我只能一手撐起整天地的雨。持續不歇的雨聲滴答，撩撥得心弦起伏；總想拋下一切衝進雨裏，讓雨水涼透全身、去想那曾經為我撐傘的你。

想你那兒必是很冷了吧？你會不會感到寂寥呢？這幾天上課時我都在神遊窗外那片小花園，幻想那水彩一般濕潤的綠肥紅瘦在雨中跳華爾滋。今早下課的時候，我到窗前凝視那綻放在短籬上的牽牛花，花瓣兒在雨裏變得晶瑩透明起來，乍看猶如串串紫水晶，美得教人簡直不敢喘氣。還有短籬外那叢在風雨中喁喁私語的修竹，一樣使人心醉。

漸漸地，我的思緒已悄然飛向好遠好遠的那一片土地上，去尋覓此刻的你。

那年雨季裏，你獨自飛往遙遠的另一端，去實現你更高的理想。從前的我以為「離別」也只不過是一個名詞，以為自己會學會遺忘，想不到這兩個字卻在感情中活起來。當你不在時，才知道要裝出無所謂的灑脫，是那麼不簡單。而今地角天涯，我怎能對你說：你的頻頻來函，常帶給我一個又一個夢幻的驚喜。

我已偷偷決定以深情迎接風塵僕僕的你，與你傾訴永恆——



大麵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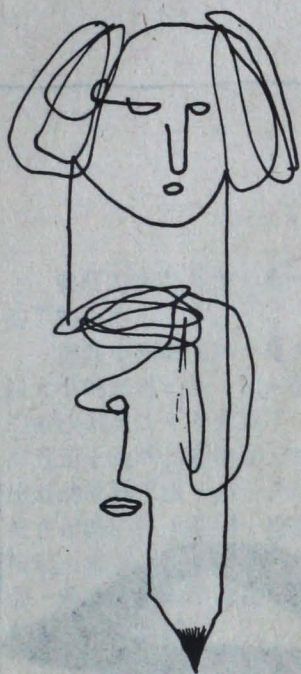
若是夢裏的畫面終於實現！我不喜歡把這些話寫在信箋上，我要付托這一季雨為我傳心意，因為雨絲比信箋浪漫多情，因為雨絲亦將飄落在千山外的另一座城裏。

你也是喜歡雨的。你該不會忘記，我們都愛在酥雨紛飛的日子去遊山，去享受人在山中，山在雨裏的悠然境界和那股清寂。夾雜在微風細雨中的是花草的淡雅香氣，以及許多模模糊糊、虛虛實實的美。那種淡遠、純樸的景色總深深地打動你我的心。偶爾一層薄霧蕩過你我之間，把許多神秘的美感也一起蕩入心坎裏。我說我這一生只要求這樣寧靜淡遠而閒適的生活，讓我有充足的冥想時間，不須太多喧嘩的光和熱。你笑我不該誤落塵網中，該回返山中做個快樂的小精靈。這些詩篇一般的生活片段，你應該都記得。

每當下山途中，你又會急著為我那身濕濕的衣服想很多很多藉口，擔心我招架不住母親的審問和愛的嘮叨。你那些古靈精怪的鬼主意，常教我訝異。

也許你不知道，自從那時起，我會為易逝的日子焦急，期待雨季快到來。我怎能不心焦呢？只有在雨季，你才有機會飛渡重洋到綠島與我相聚，帶我走入那濃得化不開的綺麗色彩當中。而往往雨季還未結束，你我又相隔兩地牽掛。

似乎每逢雨季，日子便特別快樂，心情是滿足而又歡欣的。



大麵畫

鬱

給我的朋友 I

* 漫 漫

歡笑對你不過是奢望。你是憂鬱的，人家都說你眸裏只有死灰。曾經你寫過一篇羅曼蒂克的文章，然後有人笑說那很浪漫，也有人偷偷暗戀了你。

（就這些了，從前我所聽說關於你的。）

只一朵微笑我們便結識在那屬於雨季的午後，一個小小座談會上。你會寫詩，我特別注意你。你底詩總帶點徐志摩式的浪漫與不羈。

你不俊卻有幾分獨特——有人這麼說。我開始猜測你是不是那種老愛扮Cool的男仔。就在發表言論當兒，我很專注地凝視你。說真的你挺可愛……帶點羞怯和土氣。最喜歡男仔這種腼腆腼腆的模樣，讓人覺得是個不懂事的小孩。

你也喜歡徐志摩獨有的纏綿麼？

我輕輕追問於是你便微笑頷首。——他是我所寵愛的詩人，你說。眼底飄過一抹月光也似的溫柔。

我知道你講真話。

你同我談得興高彩烈時，我開始察覺一些目光在做「大掃描」、幾張嘴巴偷偷笑。任她們去胡猜好啦，我不介意也不否認關於你的，我確想知道得更多。每當打你澀啞的嗓子滾出一種近乎滄桑的語調，我就明白為甚麼人家都說你憂鬱了。

曾經因為你把詩寫得太灰暗，我禁不住捎了封信給你，希望能夠開解、開解你。我說但願你不是那種強說愁的男孩。你沒回信。也許你暗地裏以為我好管閒事。可我確實不忍瞧你那整張逐漸失掉陽光的臉呵！你明白嗎？

總相信這般年紀的人不會有太多憂愁，那只不過鬧着玩罷了。若真說有也是極其溫柔的那種是嗎？（請相信我不是故意拿你的「憂鬱」開玩笑。）

我知道你也同樣可以擁抱大把陽光——只要你變得洒洒脫脫的。請接受我的祝福，如果你願意慢慢告別憂鬱。

想見姚拓 * 殷 射

某天，在某報的副刊上見到菊凡寫的「再見姚拓」使我有個衝動也想寫篇東西，似乎不寫不快似的。

我本老早就想認識姚拓先生的了。雖然我曾去過「集珍莊」看了幾回的畫展，但卻一次也沒見到姚先生。不過也慶幸沒碰到，碰上了諒我也不敢冒然的上前去跟他打個招呼。試想一想，我這個毛頭小伙子，怎麼有資格去見他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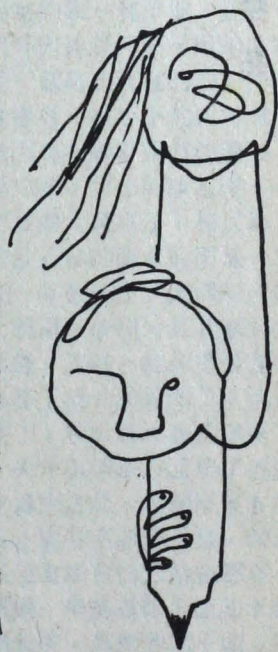
記得多年前，我曾在早期的《蕉風》（還是《學報》？忘了！）上看了一篇由姚先生寫的有關代溝問題的文章，我有感而發，也寫了篇洋洋大篇有關與父母之間的代溝問題，及當時所面對的

煩惱與憂愁，這篇年少不識愁滋味，意圖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文章，其中也引用了不少姚先生的句子。

吾友河信曾得到姚先生所寫的一幅條幅，那似乎是李白的詩句「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為青絲暮成雪」，想不到姚先生不僅寫得一手好文章，連書法也是那麼的好。

不知何時有機會能目睹這位為了《蕉風》而不遺餘力的老作家的風采，及聽一聽他那「標準」的華語。

當然，我並不期望姚先生能讀到這篇文章，我只不過想說出我心中的話，如此而已。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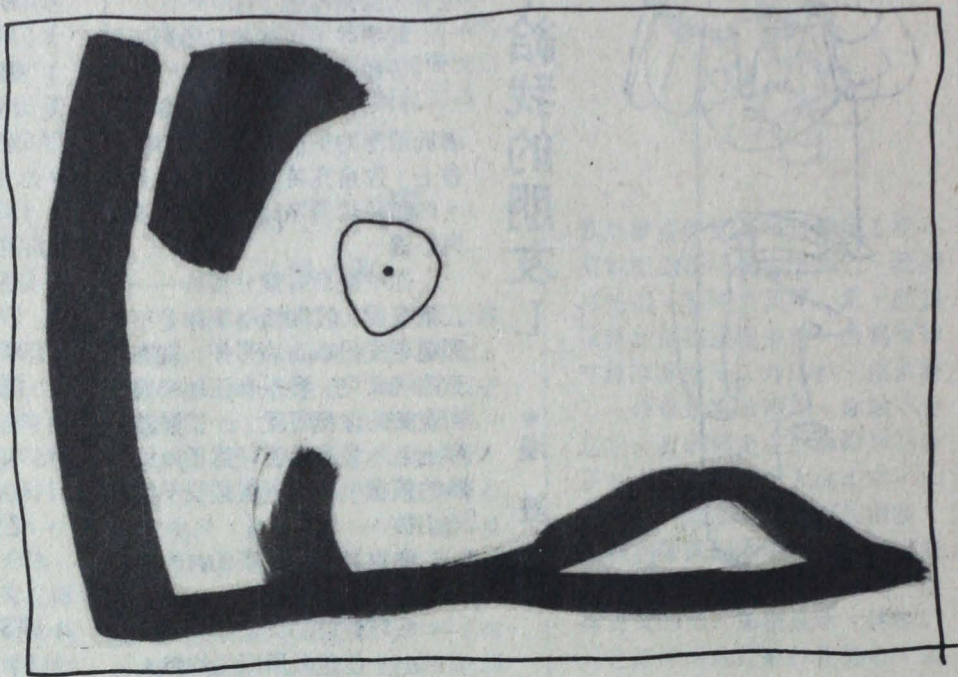


編按：來蕉風社便可一睹其風采。

大麵畫

彎彎的岸壁

大麵畫



* 姚拓

作者前言

這篇短篇小說「彎彎的岸壁」，大約完成於一九五五到一九五七年之間。我寫這個故事，主要是表達我對當時整個世界及社會的悲傷心情。我所看到的這景，整個人類或整個地球的文明，似乎就像那座彎彎的岸壁，年年復年年被洪水沖挖，終有一天，那塊張家賴以為生的土地，會被洪水侵蝕殆盡。可是，我又認為我們活着的這一代的人，應該像張家老太太一般，不論成敗得失，應盡自己的力，應盡自己的心，去做一些挽狂瀾的微小工作。基於這個信念，我願意在我的一生之中，盡一些人類應盡的本份——為社會盡心、為人類盡力！其次，故事中的張家老太太，其實就是我的母親，而那個「老四

」也就是排行第四的我。故事是真實的。我現在仍清晰記得母親帶着我們三個孩子去挖石子的類似愚蠢的工作，當時認為可笑的舉動，如今想來不禁百感交集。而我來到馬來西亞也已三十餘年，我又做了些甚麼呢？豈不是雙手空空、白擲光陰？我迄今仍然天天伏首案頭，是不是像我母親一樣在做挖掘土堆、填補河道的愚蠢工作呢？自問自答，不禁啞然失笑。收錄這篇小說的《彎彎的岸壁》一書早已絕版。為了紀念我的母親，所以，將它交於《蕉風》刊出。

在這篇小說中，讀者可略略窺到我母親倔強而不畏天命的性格。

魯莊的東門外邊，有一條乾枯了的小河。

這條小河的河牀，是由鷄蛋般大小的光滑石子，和一些耀眼的細沙鋪成的。春天來了，在那些五光十色的石頭中間，也會鑽出嫩幼的綠芽來；孩子們趕着羊兒在這些石子上踏過，總會隨手撿起一粒石子，用力地擲在最前面、最頑皮的山羊身邊，一邊拉起嗓子高聲喊着：

「回來！」

河兩邊是一些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久已荒蕪了的土寨。孩子的聲音碰在土寨上再轉回來，又碰在另一些土寨上面，總要接連地響上兩三分鐘。這迴響的聲音，一聲比一聲遙遠而細弱，好像真有許多鬼靈住在土寨上面似的。

魯莊上鬍子最長、最白的老頭子們，也無法說出這條小河是在甚麼時候乾枯的；即使在河兩邊那些荒廢的土寨上，偶而還可以發現一兩塊殘斷的磚瓦，但也沒有人能夠說出在甚麼年代，有些甚麼樣的人在那上面住過。

這條小河平時雖然乾枯得連一滴水都不容易找到，可是每年夏天，總有三五次山洪從這裏經過。山洪即將到來之前，魯莊上的老年人都知道這個預兆：先是遠處的禿得連草都沒有的山頭，被濃烟似的烏雲團團包圍；接着是迷濛一片，整座山都隱藏在灰暗的大網之中；然後，站在魯莊的寨牆上面，就可以隱隱約約地聽到那些「咕咕咚咚」的聲音，

像遠天際接連不斷的雷聲一樣，他們就知道可怕的山洪馬上要來了。這時候，在河對岸田地裏做莊稼的漢子們，不論有沒有下雨，就慌忙地收拾好農具，吆喝着牲口，儘快趕到河這邊來。

當山洪到來的時候，它那奔馳滾動的聲音，簡直連整個魯莊的土寨都被震動了，孩子們常常嚇得躲在媽媽懷裏一動不動，年老的婆婆們則冒着雨跑在當院祈求龍王爺爺，不要冲破他們的田禾；只有那些平時愛生事的小伙子們才敢站在土寨上面，望着那條黃色的巨蟒，洶湧地沿着河道向北方奔去。巨蟒的身上，有浮沉着的牛羊的屍體，枯朽的枝幹，以及一片片由上流飄下來的草屑。

張家老太婆——那一位五十多歲、頭髮已經斑白，身體瘦弱得連風都可以把她吹倒，而且害了三十幾年肺結核，每天早晨一定要咳嗽一陣的張家老太太，每逢聽到這驚人的山洪聲音，她的心就如被針刺着一樣，感到一陣一陣地劇痛。

「我的老大呀，」張家老太太總是顫動着聲音對他大兒子說：「你到東門外咱的地邊上去看看，是不是又被山水吃了一塊！」

阿大頂多站起來，伸伸懶腰，懶洋洋地說：

「看看又有啥用？誰也擋不住山水！」

「你們這些——不中用的殺才，咳……咳……」老太太一生

氣，咳嗽的病就發了，「有一天山水……咳……咳……山水把那塊地沖個光，看你的老婆孩子吃個啥？」

「那有啥辦法呢？」老大撇撇闊嘴，仍然懶洋洋地。

老太太越發生氣了，「你爹拚死拚活幹了一輩子，才置下了那塊地……咳……你們就眼睜睜地看着它塌下去……」

像這樣有點類似吵架的爭辯，不知有多少次了。阿大懶得再和他的媽媽辯下去，伸伸懶腰，在靠牆壁的烟葉架子上抓下一把烟葉，乾脆到隔鄰和人家下棋去了。

老太太沒有辦法，只好讓這雷響般的聲音，有節奏地擊打着她創痛的心。

張家的那一塊田地，正在魯莊東門外緊挨着河岸。田地的對面，是一個高出河道的沙石岸堆；岸堆邊有一座小小的山神廟。也許是因為山神爺爺真的靈驗，這座原來並不突出的沙石岸，一年一年地擴大長高了；相反地，正對着沙石岸的張家的田地，卻一年比一年縮小了。因為洶湧的山洪，繞過了沙岸，沿着漸狹漸深的河道，正好一直沖到張家田地的地基下面。河道深了，地基顯得高了，被洪水沖蝕的岸壁，也就一次又一次地在下面陷了進去。洪水過去之後，這個岸壁有如一個八十歲的老頭子一樣，彎着腰，甚至有點可怕的站在那裏。一陣風過，岸壁邊緣上面的禾苗輕輕顫動着，真像老頭子頭上的

亂髮；岸壁上面一層突出的泥土，會不時地往下降落着泥屑。魯莊上的人們，都深信着「千年古土等仇人」這一句古話，即使胆大的漢子也不敢在這懸壁下經過。每年夏末秋初，總要落幾場豪雨。豪雨無情地擊打着彎着腰的岸壁，上層的泥土就會自動地塌了下來；邊緣上有如蓬亂頭髮的禾苗，也隨着岸壁落在河道上面。

張家老太太拄着拐杖，蹣跚地走到河道下面，顫動着雙手，撿起從岸壁上降下來的禾苗的時候，她的心該是如何的沉痛啊！沒做過莊稼的人，永不能明白農人們耕種的艱辛，一粒種子種在地上，需要經過多少次翻土、鋤草、施肥，而且日日夜夜盼望着老天爺落雨，這些禾苗才能長出來啊！他們看顧他們的禾苗，正如父母看顧他們孩子一般，付出了他們所有的心血，付出了他們最大的感情。如今，這些未長成的禾苗隨着泥土降下，枯萎，簡直等於他們的孩子忽然夭折一般，張老太太怎麼能夠不痛哭流涕啊！何況，他們這些賴以活命的土地，一年一年地這樣頹塌下去，終久有一天——雖然不知是在三十年，二十年後的一天——這塊張家的土地，不是要被洪水侵蝕淨盡了嗎！

「可怕的那一天啊！」張老太太常常這樣在心裏想：假如田地沒有了，她的後代，她的孫子孫女們是不是就和那些沿門討飯吃的小乞丐一樣，成天價皺着臉皮，拉起哀長而顫動的聲音，高

喊着「大爺，大奶」地求人施捨呢！

就在張家老太太臨死的前兩年，她忽然下了決心，要設法改造這個乾枯的河道。起因是那年洪水過去之後，她又一個人拄着拐杖到東門外去，想看一看她家的土地又陷進去了多少。這次的洪水不很大，地基並未被削去很多；被山水掃過之後的彎彎的岸壁，在晨起的陽光照射之外，光滑得有如一面鏡子。她一個人站在河道上，輕輕地撫摸着那些濕潤的稍帶紅色的泥土，忽然之間，在她那好像已經乾枯了的眼皮裏面，滿滿地孕藏了亮晶晶的淚水。這位倔強的老太太，有許多許多年沒流過眼淚了——就是她的老伴合上眼睛永遠長眠的那一天，她也沒有流淚啊！可是，今天，她真的流淚了。她獨自在岸壁上撫摸了一陣，似乎是有點累了，才又蹣跚着走到對面的沙石岸的山神廟去坐了坐，那座山神廟就在岸的盡頭。她並不信老天爺，不信水龍王，更不會信這小廟裏騎着小小黑老虎的山神。她並沒有進廟，只坐在廟門前面的石頭上休息了一會；然後站起來向着南方——向着河道的上流張望了一陣，就在這個時候，她決心要改造這個河道了。

洪水是沿着這條彎彎曲曲的河道由南方流來的，到了這座山神廟跟前，忽然繞了一個圈子，繞着這個沙石岸堆，削了張家的地基之後，又向北方流了過去。

「假如把這個沙石的岸堆搬移到靠近我們家的地基下面，」張老太太這樣在想，「河道不是改在山神廟的腳下流過去了嗎？」

想到這裏，她還隱隱約約記得三十幾年前，當她還是新娘剛嫁到魯莊的時候，好像這條河道就在山神廟的腳前。後來，才漸漸地轉了這個大彎，沙石岸高了起來，她家的田地陷了進去。

「既然山水能堆高沙石岸，我們爲甚麼不可以把它劃平？」晚上回到家，她對她的大兒子和二兒子說。這時候阿大和阿二正赤着胳膊，坐在園子中央的棗樹下面吃晚飯，聽見他們的媽媽這樣說，先是一愣，然後一同笑了起來。

「笑你娘個啥？」張老太太簡直有點氣了，大聲罵他們。

阿大沒講話。阿二站了起來說：

「你準備請多少個人工才能把那座沙石岸移過來？」

「一個也不請！」老太太斬釘截鐵地說。「一家人都動手！」

阿二並沒有馬上回答他的媽媽，逕自到廚房去盛了第二碗熱熱的麵條出來，一邊「稀稀」「稀稀」地吸吃着麵條，一邊含含糊糊地說：

「——一家？」他呼嚕地咽下一大口，大聲地，「兩家也不中用！」

「不中用也得做！咳……咳……」老太太的脾氣本來就有點暴躁，這時候一生氣，咳嗽就又來了。

大媳婦端了一碗麵條出來，請他老人家吃了飯再商量也不遲。

老太太並沒有接過碗來，一邊咳嗽着，一邊斷斷續續地說，「咳……咳……要是你爹活着，他……咳咳……他老早就這樣去做了！」

阿大接過來說：「甚麼都是『你爹』『你爹』的——我爹也不能移山倒海，一下子就把這沙石岸搬過來呀！」

像這樣爭吵的談判，當然沒有結果。其實，就是不吵架，老年人的話，下一代的人也是不能接受的。這在魯莊村上，好像已經成爲定例一樣了。

那年剛立過秋，張老太太就帶着她的最小兒子阿四，和她的兩個最大的孫兒——一個十三歲，一個十歲還不到，開始到東門外的沙石岸上工作去了。可是，年富力壯的阿大和阿二都沒有去。

阿二的臂膀，真有他們院中那棵棗樹粗壯而有力。他是前兩年才浪子回頭似地從軍隊中回到家裏來的。張老太太雖然脾氣很壞，但對這位兒子卻不得不讓他三分，別的甚麼都不怕，萬一他的野性發作，又掉頭回去當兵去了，那麼，她的第二個兒媳婦不又成天在家裏哭着上吊了嗎。現在，他既然回家來了，而且也肯背起鋤頭到田地去鋤地，就已經是天大面子的事了；他不肯去改河道也就罷了，老太太沒有——也不敢去勉強他。

阿二不去，當然阿大也不肯去。老太太罵他罵得急了，他也

就狠狠地回她兩句。例如，老太太有時罵他：

「你的心被狗吃了是不是？你沒有仔細想一想，三五十年後，你這塊田地還有沒有？」

他就故意氣她：「想那麼多幹啥？說不定我那時候已伸腳進了棺材！」

老太太氣得戰索索地：

「你早些進棺材也好！看你的孩子們將來吃個啥？」

「每一隻鷄子都有兩隻爪，」他就理直氣壯地頂撞她，「各自都會替各自找食吃！」

其實，阿大並不是懶人，他不願聽他母親的話，是他認爲憑着他們一家人的力量，無論如何也不能把那個沙石岸搬移過來的。何況每年都要來幾次山洪，即使搬過來一點點，也會被山洪沖去的。另外，他不願去做這類有近於傻子的事情，主要地是怕村子上的人們笑話他，說他是瘋子。人家笑他的媽媽是瘋老太太倒沒有太大的關係，反正她已經是老太太了；可是，他不老，他在村子上還是很體面的人，他當然不願人家在背後拿他做談話的資料。

張老太太既然罵不動大兒子和二兒子（老三早去當兵了），只好罵她的小兒子阿四。阿四才十四五歲，雖然也和村上的野孩子一樣，又懶，又頑皮；可是對於媽媽的責罵仍然有些畏懼，儘管他是多麼不願意去搬那些沙石，他還是跟隨着媽媽，提着竹筐去了。其他兩個小孫子，還不懂

得吃力做活是件勞苦的事情，奶奶要他們一同去搬沙石，他們還高興得要命呢。在他們的心中，搬搬沙石和在後院內玩玩泥塊是一樣地有趣。

立秋之後，山水就不再來了。張老太太心裏想，趁這個時候就開始搬移沙石，在明年山洪來到之前，雖然離改河道整個完工的時間還有很遠很遠，但起碼這個沙石岸一定會少去一部份，而她的田地的岸壁下面也可多了一部份沙土；這樣一來，對洪水的阻力，多少也可起一點作用。

她帶着她的最小的兒子和兩個孫子開始工作的前幾天，村上的人們並沒有注意，雖然也有些莊稼漢趕着牲口，背着鋤耙，打從山神廟前經過時，看見這位老太太帶着孩子們彎着腰在沙石岸上撿拾石塊，他們認爲大概是他們在尋找鷄卵石玩耍的吧。可是，一連十幾天，二十天，甚至一個月過去了，這位老太太和三個懶洋洋的孩子仍然在撿拾石塊，拾沙子，而且又倒在乾枯的河道上面，這不能不算是一件天大的新聞。接着，你傳我，我傳你，魯莊村內每一家廚房裏的婆娘們都聽到這個消息了。有些孩子們還特地跑到東門外來偷看他們工作的情形，然後再跑回報告給他們的媽媽和姐姐們聽。因爲有好些年輕的女人們，平時是不准隨便出來的。

在外人看來，他們四個人挖掘、填塞河道的工作，簡直是在開自己玩笑，再不然就是一種遊

戲。起先，張家老太太和孩子們只是在沙石堆上撿拾石塊；等到把活動的石子撿完之後，這就得用鋤頭、十字鋤去挖掘埋在沙土裏的石塊了。當然，重的十字鋤，不但老太太和孩子們無法使用，即使舉起它來就已經很吃力了。沒辦法，張老太太只得換了平時鋤穀苗的小鋤使用。這小鋤連木柄只有手臂一樣長，鋤頭只有手掌一般大小。孩子們對這小鋤倒特別有興趣，因為它很小巧，和玩具差不多。其實，孩子對於這項工作，根本上也是在玩耍罷了。只有這位老太太一個人是在認真地挖石頭，捧沙子，然後顛巍巍地端着竹筐，走過去倒在河道上面。她的小腳大概在年輕時一定很出名的，那麼小，小得只有一隻麻雀那樣；可是，這麼小的兩隻腳，竟然支持了她的身體，能夠在沙石堆上走來走去。

這三個十來歲的孩子，做得——應該說是玩得——膩了，就躺在沙石堆上睡覺。再不然就跑到別的草堆上捉蚱蜢，捕蟋蟀；或者找尋血紅色的小石子，在較大的石塊上畫着玩，畫隔壁的大頭王，畫對面的那個愛罵人的大麻子。起先，老祖母還罵他們，要他們好好地搬石子；後來，覺得罵着也沒有大用。而且當她最小的孫子，有一次不小心被石頭壓了下手指頭哭了半天之後，她也就不再罵他們了。「玩就讓他們玩去吧！大人還不聽話哩！」她這樣自己對自己說。

當然村子上有一些好閒的人，聽說張家老太太改挖河道的事情，自不免提着鳥籠，散步到東門外來，和老太太談一陣子。不能說他們這些人全是惡意的，譬如那位有善人之稱的姓韓的老頭子，就經常來勸阻張老太太不必白費這種氣力，他說：

「回去歇歇吧！張家娘娘！你沒想想，咱們還能活幾年呀！」

「活到明早就算它明早吧，」張老太太咳嗽着說：「咳……咳，真的呀，說不定今晚我就咽氣了！」

孩子們最喜歡有人來這裏談話，這樣他們可以溜得更遠一點去耍。

韓善人摸着他的白鬍子——他的鬍子真有點像山羊鬍子，看起來頂滑稽的——蹣跚地走過去，坐在山神廟門前的石桌上，先是嘆了一口氣，然後說：

「這年頭嘍，能不管就不管算了，省得生氣！」

「氣也得管，」張老太太一邊說着，一邊指着那彎彎的岸壁，「你看看，總不能白白讓它一年一年削過去呀！」

「眼不見為淨！」韓善人仍然是嘆着氣對着那岸壁說，「再過兩年，咱們還會再看到它嗎——閻王爺早給咱們下請帖了！」他自覺說得挺有意義的，不自覺地笑了起來。

「眼看不見，心總看得見呀！韓家大伯！」張老太太說着，就又用她微弱的手臂，舉起那柄玩具似的小鋤頭，開始挖沙，掘

石頭起來。

一陣風起，枯黃的草葉打從他們身旁滾過，秋天真的來了。韓善人在一旁呆呆地看着她一起一落的小鋤子，看着她頭上飄動的花白的頭髮，不禁搖頭嘆着氣說：

「明年夏天，山水還是要來的呀！你這樣死拚活拚地挖沙掘石，還不是白費工夫嗎？」

「白費就讓它白費吧！」張老太太用力地掘着泥土，連頭也沒有抬起來，「做了，總比沒有做好！」

韓善人拖着沉甸甸的步子回去了。

冬天來了，白雪蓋了整個原野；連樹枝上都堆着一層白雪，好像是開了滿樹滿枝的白花。當然，魯莊東門外的小河道內，也是白茫茫的，鵝卵似的石頭，早躲在雪裏面睡覺去了。魯莊上的老老少少，都像冬眠的蟲兒一樣，躲在自己的家裏不再出來。家家戶戶的屋簷下面，都掛着一條條玻璃似的冰棒子——這是屋頂上的雪被屋內的熱空氣融化後，順着屋簷流下來，卻又馬上凍結為冰柱子，遠遠看去，真像一支一支又細又長的喇叭。

在這樣冷的天氣，連地皮都結了凍。可是，張家老太太——那個細弱得幾乎可以被風捲走的老太太，她仍然要到東門外的河道上去挖雪，挖石子。她的最小的兒子阿四和小孫子也不再來了。孩子們的手指早已凍腫得和小紅蘿蔔一樣，他們不願意來，她

也不忍心讓他們再來了。她的身體本來就很瘦小，現在她一個人穿着黑棉衣，包着頭，這麼孤獨地站在白茫茫的河道內，看起來真比螞蟻還要小。她的枯瘦的手背上早已裂開了一條一條的小血口，小血口的邊緣上結了黑黑的厚厚的丘紋。直到有一次，凍得她實在不能工作，她就直僵僵地倒在雪地裏面了。幸虧她的大兒子趕了來，才一邊嘴裏嘟囔着把她背了回去。

村上的人們把這件事又當作笑談，大家都說張老太太一定是瘋了，不然她不會那樣傻的。

第二年春天，地開了凍，太陽仍和往年一樣暖洋洋地照在這個小河道上，張家老太太帶着她的阿四和兩個孫子，又開始她的工作了。村上的人們，不再注意這個事情，連韓善人也沒有再來勸過她。

螞蟻還可以在地上挖個大洞啦！張老太太的工作一直到那年夏天洪水到了之前，那個沙石岸堆也真的缺少一部份——雖然缺少的這一部份，只有兩三張桌子那般大小，還不到它全部面積的幾千或萬分之一。至於填移到張家田地岸壁下面的那些沙石，第一次不大的山水，就把它沖得一淨二光了。張家的彎彎的岸壁，又被削進去了一些。

這年立秋之後，張老太太仍然和去年一樣，又開始她的工作。不過，她的阿四沒有再來，他大了一歲，他已不再聽他母親的

話了。只有她的兩個小孫子，陪着他們的老奶奶，天天去到河道內挖沙掘石子；可是，他們大部份的時間是去撿拾紅色的石子畫着玩，或者擲石頭玩打仗的遊戲。

奇怪地，是張老太太的心情似乎比去年平靜得多，當她看到她去年辛辛苦苦堆積在岸壁下面的沙石，全部被洪水沖光；她去年費了多少氣力才在沙石岸上挖了的那個大洞，如今又充滿了沙石時，她卻沒有一點悲哀。她的二兒子阿二曾笑着勸她不必再去辛苦了；她也沒有和他爭辯，也沒有罵他，卻仍然天天到東門外那個沙石岸堆去做她的工作，雖然她體力所能做的，只是那麼一點點，一點點。

那年冬天，張老太太沒有再來河道上繼續她的工作，因為真的如韓善人所說，閻王早已給她下過請帖，農曆新年沒到，她就死了。

現在，魯莊東門外張家田地那個彎彎的岸壁，仍然一年一年被削陷了進去，像一位將要跌倒的老頭子一般，彎着腰，喘着氣，顛巍巍地在那裏掙扎；被水沖洗過的岸壁，仍然是光油油的有如一片鏡子；而且岸壁上面鬆鬆的泥土，仍然時不時地跌落在河道上面。可是，在對面那個沙石岸堆上，卻少了個瘦弱而咳嗽的老太太。

也許，五十年，或者三十年不到，張家的那塊田地，終於被洪水侵蝕沖刷，到最後而整個潰塌。

下午三點

補了 S.R.P. 接下來是電腦課

Return 是不是回家

爸爸的家在辦公室在酒杯的相碰裏
媽媽的家在鄰居桌上長長的城裏
我的家要到茫茫的黃昏才開放

下午四點卅分

手指纖纖觸了電腦

再觸黑鍵白鍵

「給愛麗絲」輕輕奏起

爸爸常說：

「愛麗絲是馬的名字

唉

好幾次都只差一個馬鼻！」

老師

這個愛麗絲是不是曾遊仙境？

她怎麼沒有長長的時間表？

沒有補習沒有電腦課也

不必學琴不必練舞？

下午六點

米老鼠與唐老鴨總是令人笑出眼淚

壓扁了的唐老鴨立刻又充了氣

怪的是

唐老鴨沙啞的歌喉和我一樣

老是唱不好

那首小學時愛唱的歌

晚上八點溫習後是成堆的作業
日記上有幾個問題——

Question 1

Sir 怎麼按了 Return 卻不能回家？

Soalan 2

Cikgu S.R.P. 會不會出愛麗絲？

第三題

老師 您的父母是不是也很晚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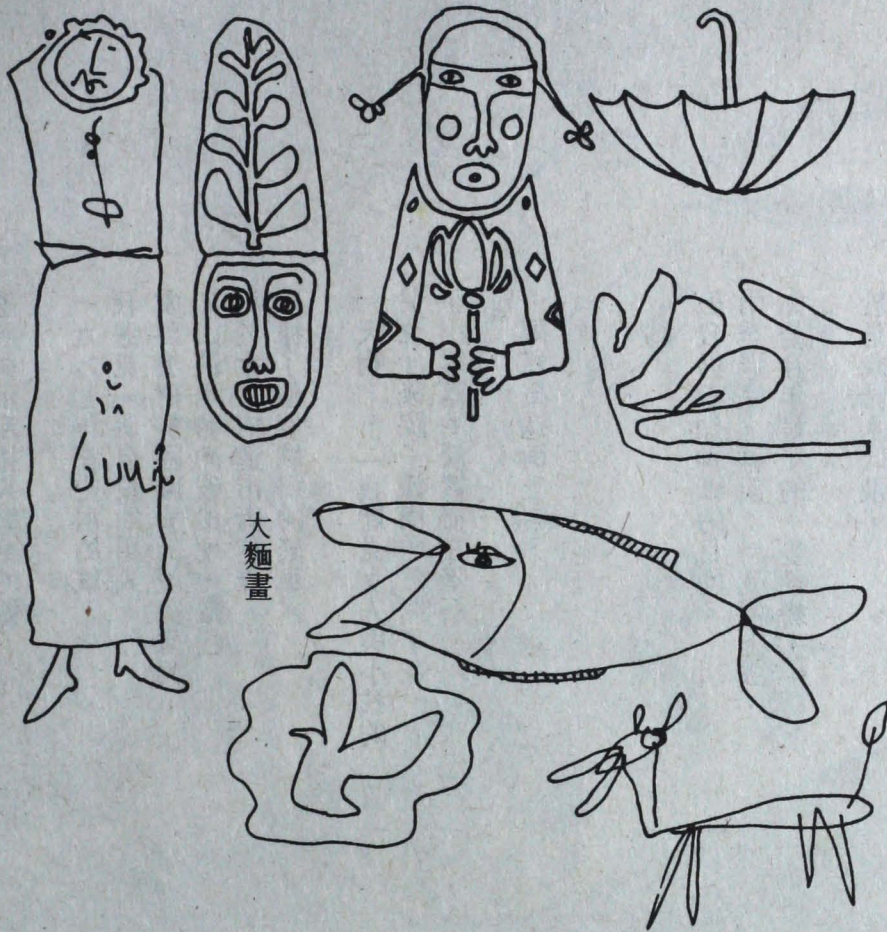
啦……

辣，啦啦……

後記：不知從甚麼時候開始，升學主義的陰影擴張了它的勢力。一位獨中的初一學生向我傾吐了他的心聲。爲了提高 S.R.P. 的及格率，他的少年時代蒙上了陰影。以前我們沒有的壓力，現在卻加在他們身上。

變調的童聲

* 余蕙然



大麵畫

我在清晨的鳥聲中驚醒
鳥在彈簧的收放間歌唱
苦苦

苦苦

苦苦

清晨六點
抓三兩片「三明治」
追趕時間的快車

(SANDWICH

加ES

英文老師這樣說)

蒼白的麵包

上下一片

扁扁的沙丁魚是夾心

媽媽常忘了給我

黃中帶綠

苦中帶澀的黃瓜

早上七點三十分
作了早操上生物
然後是數學是國文是英文是華文是史地
當正課把影子壓扁
我便頂着太陽走
帶扁扁的影子回校補習

② 離開小學堂我化身季候風，
遵照神示刮捲入繁華的城。

一九八七年在交河的城，
我遇見一個自殺的男人。
當聲譽財勢隨圖表的虛線直瀉，
如山洪水勢冲破田埂，當我
終於大力掃進市街巷弄，
盤據了整個城市的繁華。

「天啊……」我聽見女人與小孩的
哭泣。後院子鐵樹居然開了花
小小零落的淡黃撒在階石

一陣風捲過街上……

③ 但我仍不知神祇的目的。
雨季過完，神說：「到河上去，
你是今年最早的一隻蜉蝣。」

於是我沿水低飛，
出力撥動薄翼。

草澤此時細微的花蕾紛紛露頭，
新充的河水壯大地刷過兩岸。
沾在水面，我輕輕低廻

感覺它支配了我的生死。
而我仍不知除了泛飛，歇息，
作息之間還可幹些甚麼？
不知道

對岸，草澤花開沒有
飛出了多少蜉蝣？

④ 然後我聽見輕巧的脚步聲，
然後，我再無視於一切。

（一九八七年怎樣過完的？
那前來汲水的少女可有一張
甜美的粉臉？）

我隨神祇一路逆洄回到主幹山脈，
切過深厚的森林，
攀上巖峻的崖壁；
在一個未知的蛋的渾圓裏頭
重新進入混沌——

「安心期待……」神祇挪移而去。

「直到羽翼成形，且隱隱聽見
一支瀑布直冲而下的莊嚴。」

一九八七年正要過完的時候

*林若隱



大麵畫

這些，我都知道的。

（河是神祇指定的見證
當沙石曲折衝出河口到達海上
意願就能實現）

哦，我都知道的。
那些年我住在河水充沛的部落，
到了除夕，族人聚集山湄
一如別族在新月高昇時
跪拜，默禱。

在河口，當一支山水由激躍轉入衰弱
河牀水位的深度淺出，
水把負載的沙石棄置。

①
一九八七年我在國民小學堂，
偷聽地理老師講述沙洲的形成。

風骨臨池

硯磨過的濃愁
沾墨是一筆千里的淋漓
瘦可憐的青衫
揮就袖藏的奔雷
散髮的披風飛渡

情豪闕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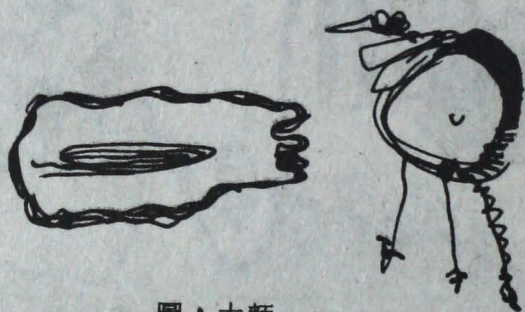
宿情

我笑花樹虛張形色
以飾其內在之怯
猶如花樹 笑浮雲之千幻
而無根

你哭那淚人
爲死別而悲慟
猶如佛陀 哭你心耽於罣礙
而無明

月蝕

當第一片落葉枯槁成
千樹凋傷 我渾沌的心
再也孕不出一朵春雷
一朵春雷。於靜寂的血脈裏
奔向月的全蝕
暗裏期待一個圓的重塑



圖：大麵

鏡幻緣

(：子非木魚 何以知木魚非我？)

當我塵思不再 雁過無痕
當我塵眼不再 唯物色空
當我塵耳不再 諸音無形
當我塵緣不再 人間假造

來日 在前世的鏡中
我已非我
鏡是幻境。境外誰在？ 鏡外誰在？

雲過千嶺

夜讀易經

夜門洞開
生門誰在
髮堅持要讀經到老
易經當枕
那一顛垂落的沉思
已然
去睡

果陀，新加坡詩人，另署陵旭、蔡青。自由撰稿人，某綜藝月刊總編輯。籌備中的詩集有兩本：《沉思的巨顛》、《形上之翅》。

偽造世紀

——致陳瑞獻

吾是岩石沒有感受
吾是孤島不會哭泣

——Paul Simon

我們用眼淚歡笑
而沒有盡情

我們用笑聲痛哭
而沒有眼淚

人的一直與一面冷牆
對話。且相依為命

為何天空的翅膀如此
載滿憂戚？
他用飛翔這種絕技
也尋找不到
屬於自己的位置

叩虛無以求靜

紅塵逃客

揮起一闕托鉢
的手印 叩向
法相莊嚴

那個衆生逃自紅塵大千

廟門伸手欲拒

方丈一眼辨出來者氣宇非凡

：緣愁是孽 情海無岸呵

施主 請深思……

師父 我將整匹汨羅

供奉在書齋 袖藏一帙

黃河的磅礴 何以

我磨硯的手乃負傷如鷹

飛。飛不出——

唐宋。方丈但笑不語

答以虛空傳語如雷貫耳

：用志不分

乃凝於神

完成 的 詩 與 思 沉

用飢餓
餓飽
窮的傲骨

用孤寂

站起
蛋的意志

用眼神

凝止
煙的飄忽

用痛苦

狙擊
傷口的軟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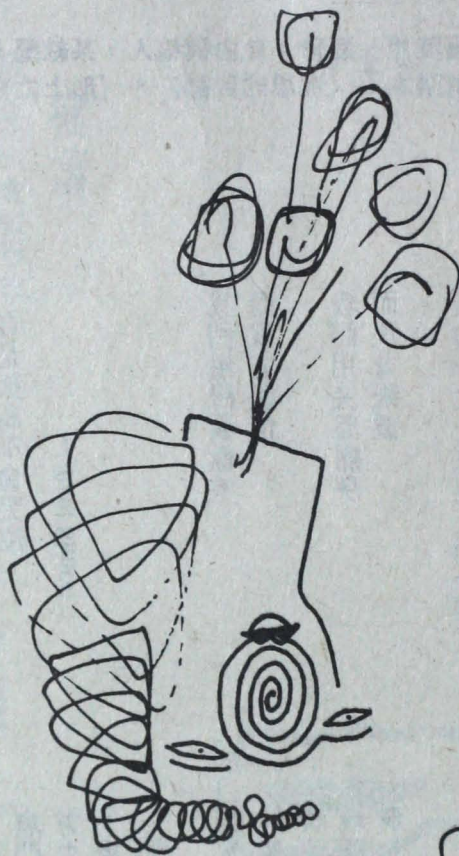
當眼睛

忍出血來 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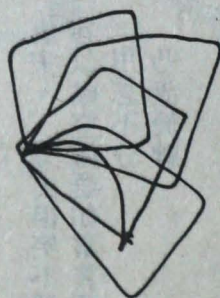
痛的全部意義
生的全部意義

病中苦吟

*陵
旭



大麵畫



燈火陡然全暗
黑暗襲來如同末日
天上衆神隱匿 千城皆寂
難道我的日子已近了嗎？

驚駭中凜然揮出一袂怒起底長
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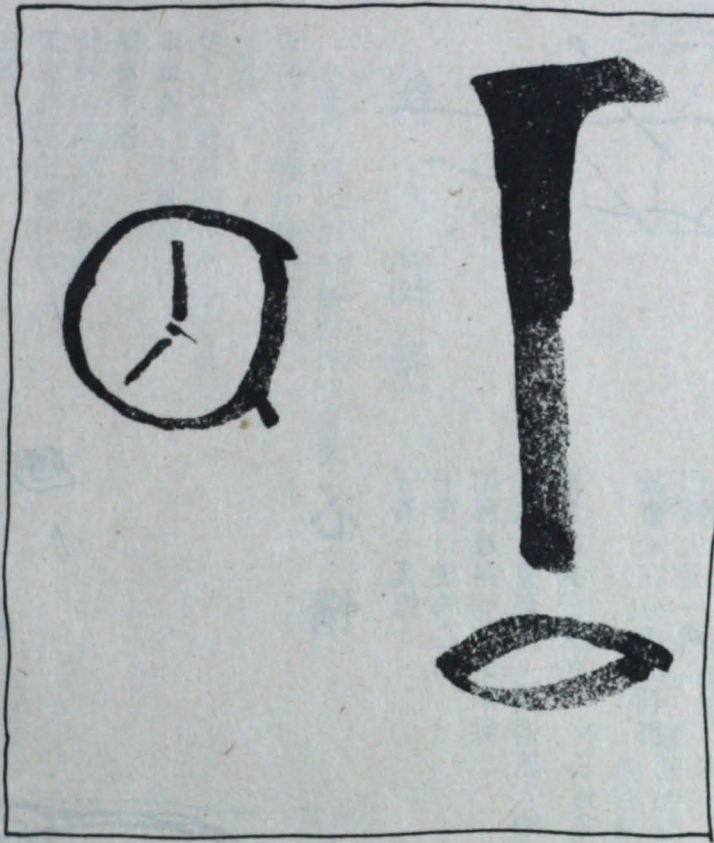
像雪飛重樓 號月悲風
我翻掌成鷹飛底姿
嘔啊嘔吐出一口——

黃河的浪魄。那樣血紅如
虹。那樣動魄心驚
潮退的額又燙手起來
眼前星漩雲湧
難道我的日子已近了嗎？

黑暗帶着鏢鎖逼來
我匍匐而歌
以儒者的風骨傲對
命運的酷刑
我憔悴的眼神暴喝如雷
竟洞穿死亡蔭谷的峭壁

小鎮車站

* 梁文福



大麵畫

汽笛聲將驛動的日子唱遠了
鐵軌上的鳥兒們
跳探着被火車輾過的白晝
能有多燙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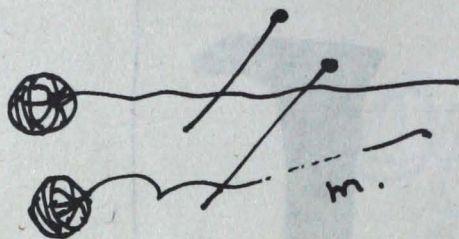
月台這一端是黃昏
另一端是黑夜
下了車的歸人
以鞋聲測量小站的寂寞

站裏站老的那棵樹
顫動一身黃了的葉
瘦了的枝
那是久違了的
患咳嗽病的
小鎮的秋

月台上
記憶般掛着的鐘
依然是時針停着等待
分針指向別離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日

周清嘯詩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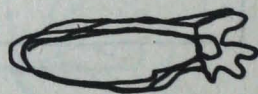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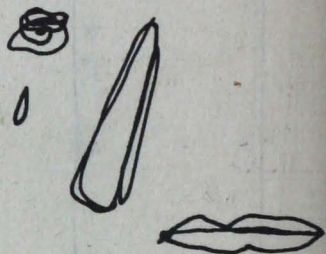


心情

守着一盞燈
午夜以後的心情
如那趕路而來的車聲
倏忽由遠至近，劃過旅人的夢
揚起塵封已久的

故事。在分手的刹那
已轉入另一章
一如簷上的殘雨
禁不住風的催促
而滴下最後一顆淚

遂不再年少狂狷
青春成了一個緬懷的句點
一筆下去，從此天涯兩岸
你依舊在繁華紅塵中尋夢
而我，已在江湖中相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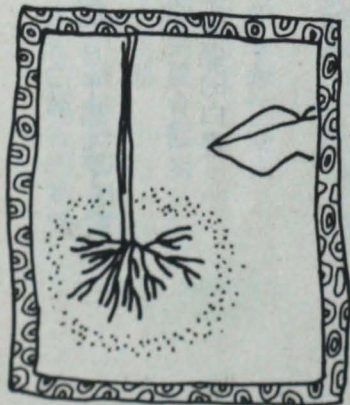
大麵畫

曾經

曾經是一種美麗的
回想，懷念的顧盼
有如花開於春天的最茂盛
雨落在土地的最乾涸
帶着淚的喜悅

曾經是重疊記憶中
一頁的最燦爛
記載下人生的雨和陽光
風和月光，如潮汐起落
串成一首永不停竭的歌

曾經也是一種無情的
忘記。窗上的水影
在子夜雨聲咆哮時
擁着暖暖的夢
曾經，不用再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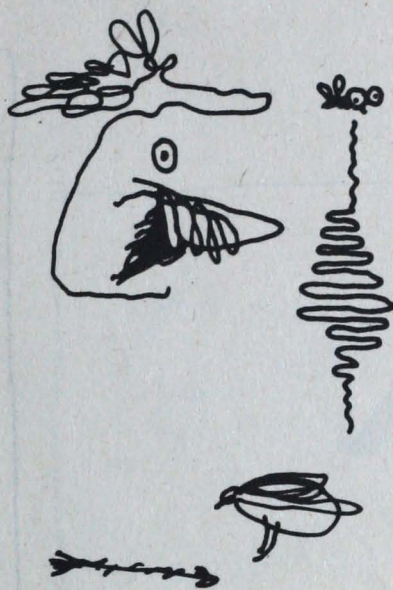


圖：大麵

* 董農政詩二首

一隻隻以爲四周已無人迹的麻雀
 爭着在空曠的操場邊緣
 沙浴
 詩人回營到軍人宿舍四樓
 俯視晨早的寧靜
 儘量不讓
 營外的坦克和炮響
 震飛那隻正修洗羽毛的
 白鴿子

詩人回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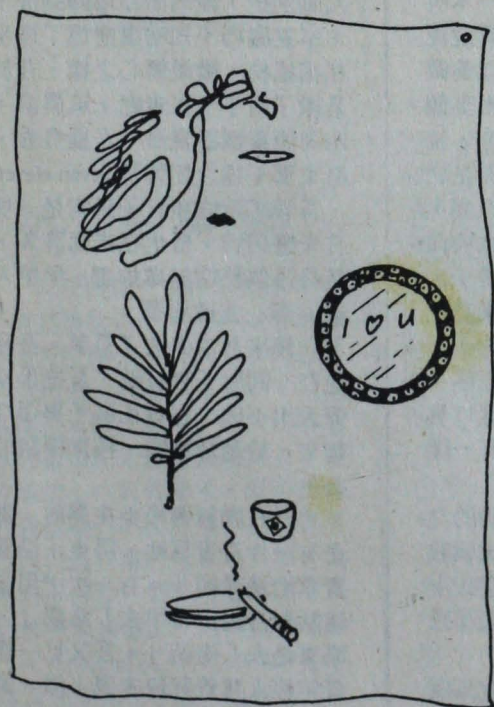


大麵畫

巷子
 不會回答

沉默
 是喧嘩與燈火的反義？
 那漢子
 擁着醉意失意蹣跚意
 踢破爛一樣
 踢痛了隱蔽的鼠洞
 還撒了一泡胡亂的尿
 從此，巷子就窮酸起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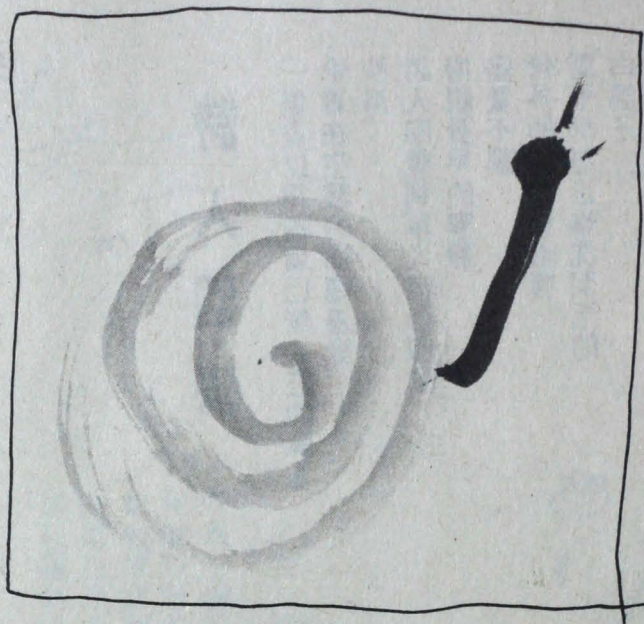
大麵畫



十三行 * 關渡

就像讀詩渴望再次的顛慄
 聽歌不願曲終
 你該明白，久久我不能釋手
 只待那芭蕉撐高了團扇
 星子就齊來挑燈
 我坦白着身子
 向漾漾的潭光涉渡
 千萬顆晶瑩的言語
 不間斷，無聲地灑淋
 直到
 啾哦一聲門開了
 從牆上的半壁山水中
 我們跌出來

一九八七·九·廿二



在天空底下

我坐在陽光底下喝一杯橘子水。一個微微的早晨。看一本叫《早安·鳥聲》的書。管管說泥水是香的。原來。我父母以前做泥水，我夜晚洗衣只覺泥水臭個半命。阿妹睡醒走來我桌旁，站在天空底下。我坐在水泥天花底下。我們在陽光裏，在鳥聲裏，沒有車聲，沒有人聲。阿妹梳頭，我拿來梳子說要替她編辮子，結果替她抓起頭風來，後來竟把她一頭長髮剪掉。真心疼的。阿妹也那麼聽我的話。我更心疼。我替阿妹剪頭髮之際只覺她口臭個半命。彷彿今晨廚房也有一陣異味，狗蛋糕之味。

臭啊臭啊，這晨真伊奶的臭。

又忽爾想起，今早阿妹與我原來只隔了一線，她在天空底下，上頭是白白的雲；我在天花底下，上頭是白白的水泥。

哦，有人推剪草機，看來這晨可有些青草味，可以不那麼臭了。青草味是那麼漂亮可口。

吾神經發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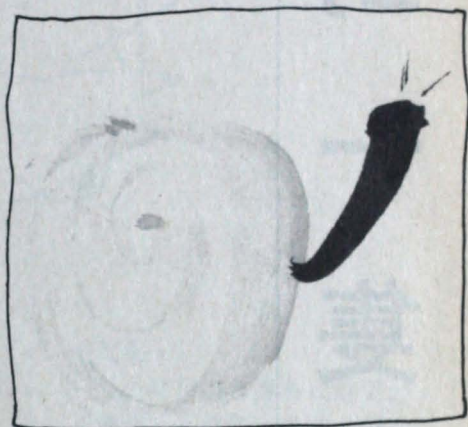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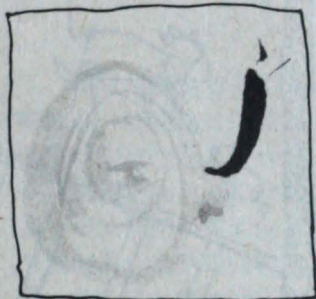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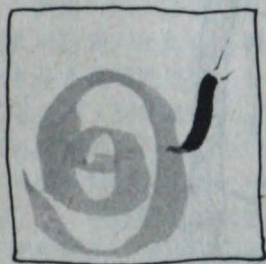
昨日夜裏吾不知啥神經和情人鬧別扭，極端傷心地回到房子，室友碰巧不知啥事情熄了燈坐在搖搖椅，微微傷心之樣，吾於是搬了椅子坐在走廊。風真濕。四周煙霧飄渺飄渺。吾極目看，原來那不遠之招牌乃 Seven-eleven，吾看了這許多日子只當是一塊日光燈招牌。吾坐在走廊許久，最終落個愁緒無處排遣。早早入眠。存心去做惡夢。

後來吾當真做了惡夢。吾和他在一間屋子裏抗敵，吾把手榴彈丟出不成，它竟在屋子裏爆炸起來，於是吾驚醒，按撫蹦跳的心。

吾在鬧鐘響後坐在窗前，那兒有一片青青草地，房東正沿着青草地邊緣緩步。有一次伊用福建話對吾說伊每早去「拿鷄」，原來是去「走街」。吾又見一標青年輕人背着背包走過，似一個過客。哈哈！

那草地真青，對眼睛有益。

大麵畫



外頭有雨

昨夜與朋友在快餐廳吃午餐，雨忽傾盆而下。我從頭至尾看外頭天空轉黑、刮風，人們忽爾奔跑起來，雨便下起來了。千絲萬縷若米粉絲灑將下來，些時被風狠狠拍在大玻璃落地窗上。我忽想起小時喜看雨景，天空每轉黑我便曉得端椅靜坐窗前，等着聽雨粒滴粒滴落在白鋅頂，過些時雨沙沙作響。看着外頭，一切都在風裏擺動，人跑動樹搖動，可不明我心何以如斯寧靜。這當兒坐在店子裏，也跑不了。時見閃電劈助顯現，我心頗有些迷惘。這些年……

週日

星期六晚老友來我處過夜，翌晨離去。我大早醒了來，幹甚麼？我躺在床上吃梳打餅，拿一罐牛油放着用餅乾挖着吃，也不怕肥死。泡一整個上午書，看完兩本短篇小說。我沒有男朋友嗎？不是，我只是寂寞。躺在厚床褥上蓋着棉被吹風扇，窮極無聊便坐起來喝昨夜剩下的葡萄酒。這一個星期日，我原欲去找一個自己心底下非常欽慕的人，只為那人將要離去，再見不到。那年我手上戴過他的金手錶，溫溫重重，教我永記得他。可我只坐了下來抓着酒瓶對着口一口口喝。我也沒甚麼傷心之類的，我也不懂自己是怎麼了，我有情人有好朋友，可是我極寂寞。獨坐房子裏獨過一個星期日。外頭有風有樹有鳥鳴。也許有人喜歡為不快樂而不快樂。

爲甚麼

有一個星期日早上我的早餐是二粒洋葱圈和一杯橙汁加兩塊大冰。我告訴你我吃了甚麼早餐是因想起洋葱圈。我兩個親愛的朋友都喜吃洋葱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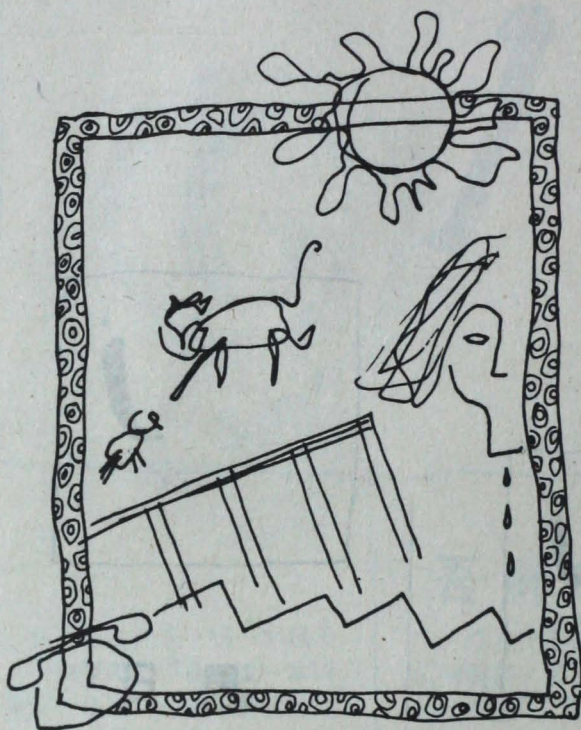
還有的是我們約了那一個星期日的早上要去看早場。我告訴你我們要做甚麼是因為我想起我們陣勢那麼浩大。我想一想我們有幾人呢？也許七個或許八個或許九個。不管怎樣，我們必然熱鬧，三兩句之下嘻哈絕倒（看韻兒之小小的波希米亞）。

我爲甚麼提到小小的波希米亞？因為昨日我問朋友啥是小小的波希米亞？友說：「你不是告訴我說是小小的浪漫嗎？」我有這麼告訴過你？怎麼我自己不知道？朋友強調明明是他不明白問我，我才告訴他的。我雖沒這印象，可漸漸的也忍不住懷疑起來。也許我真的原本知道波希米亞是浪漫。是了，越想越是了。

我爲甚麼——，還是不要提到爲甚麼吧！凡事太尋根問底是不成的。 □

看到一隻麻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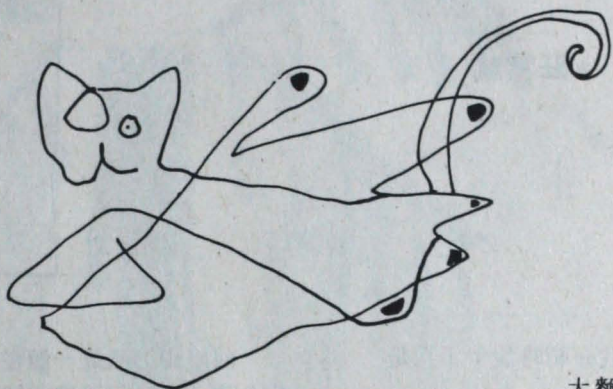
* 阿其



大麵畫

我沒有打電話給我的朋友，有時候我喜歡自己一個人去逛街。那是星期六，我通常會去學校做一些事，然後背著大袋子出去，我喜歡大大的袋子，因為很有完全感。在大大的太陽下，我走長長的路去搭巴士，我不喜歡大太陽，一切變得十分亮與刺眼，陰陰的天氣與大大的風是非常好的，有時候不實際起來想穿寬寬的裙在大風中走，不實際的意思是浪漫。我下到城裏去，走過一個又一個的櫺窗，我停下來看看裏面，或者看看自己的側身，我想每個人都會有一點自戀的。我走路的時候喜歡看著地面，盡量讓自己的每一個腳步踩在同樣顏色的石磚上，於是經常有撞到別

人的危險，我是不是應該小心一點呢？我一個朋友說她跟自己說話的時候總喚著自己的另一個名字，我們都有跟自己講話的習慣，或許該說每個人都有這種習慣。然後我去看一場戲，戲院裏有一隻白色的貓。然後我自己一個踱到廣場去，是吉隆坡廣場。我一圈一圈走上去，扶著欄杆看下面的人，有一隻麻雀不知道甚麼時候從甚麼地方飛進來，他停在台上，看起來讓人覺得詫異，我想他是不適合這裏的，他飛起來，在空曠的地方轉，彷彿有點失措，我不知道他後來有沒有飛出去。在我出去的時候，天很暗，快要下雨了。 □



大麵畫

阿 Cat

雖然有些人不以為然，我仍固執地認為 Cat 的外形在衆女朋
友中是最爲我欣賞的。並不是她
長得美麗，而是她有一匹柔髮，
還有高瘦的身段，加上順眼的五
官，已足夠讓人眼前一亮了。

Cat 不多話，尤其患上自閉
症那段時期，她除了笑，總是靜
坐一旁。與她外出，她靜靜尾隨
着，與她共餐，她吃喝了那麼一
點，身子往後一攔，我們就知道
她不愛吃了。男同學常關懷地問
我有沒有欺侮她，這麼晚還不回
家，不要叫我給帶壞了。而她總
是笑，雖然我知道她倔強堅毅的
眼神讓人感受得到她是容易被欺
侮的。

後來 Cat 搬出去當老編，再
次訪她，她已開朗多了，話也多
了點兒。晚飯時見她添飯，我瞪
大了眼看她，她只是笑。許是阿
流的菜一流，所以她胖了點。後
來我作弄她：「Cat 妳真瘦。」
若在以前她的反應只有笑，爾今
她卻很快地說：「妳真胖。」我
呆在當場，感覺上有點不可置信
。當阿流問我要不要去波德申，
我說考慮，她說：「還要問媽媽
？」

我忽然發覺我一丁點兒也不
瞭解她，我以前自以爲很瞭解她
而忽略了自己也不能肯定自己更
何況去瞭解別人？我只知道她愛
很 cute 的東西、愛藍色，同時愛
齊豫的歌和周夢蝶的詩，更愛看
書。她的喜怒哀樂我不知道，只
知道她不很樂意回家。也許我始
終不曾瞭解她，只是忽然接觸多
了，爲此而迷惑。不過，我仍堅
信她是倔強堅毅而不容易被欺侮
的，爲甚麼男同學始終沒有發現
，沒有人肯信？我迷惑，我不解。

手的聯想

「好瘦好長啊！」妳輕聲的
一句話，使我將視線從插圖稿中
拉向妳的臉際。妳笑意盎然地重
覆着：「妳的手很瘦很長。」我
笑着看看自己的雙手，掌心溢滿
了汗。「友人說我神經衰弱且敏
感。」我看着淌汗的掌心不經意
地說。「胡說，這只是表示心臟
不好並不是神經衰弱。」我笑笑。

我有一群年長的朋友，他們
愛文愛武愛經也愛看掌相。他們
會說我掌大耐苦，指長可從事腦
力工作，只惜我掌肉削薄，薄命
多病也。「不過命運掌握在我們
手中，我們可以改變命運。」他
們拍拍我的手背，我仍是不經意

地笑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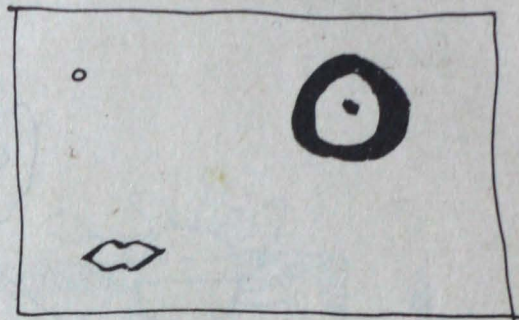
小時候媽常握着我的手說：
「懶惰，不做工，生就一雙小姐
手。」當時我老是委屈地辯護：
「那裏有不工作，我不是每天提
水餵鴨燒水麼？我沒有抹窗抹地
洗碗掃庭園麼？怎麼說我沒做工
嘛！妳看，指節這麼粗。」媽經
常只瞄我一眼就不多說了。而那
時的小手握住的大手是那麼地厚
且粗，那是媽媽的手，媽媽曾經
柔滑細嫩過的手。媽的手多能幹
啊！會烘蛋糕做菜辦貨裁縫，而
我只會那麼一點，那時已覺得媽
的手是那麼地偉大，我瘦長單薄
的手又算甚麼呢？

後來看到一則文章，教人如
何保護雙手。該名以手爲生的廣
告模特兒說，她不洗衣，不洗碗
，常戴手套，常搽潤膚膏，甚至
撥電話也用鉛筆代撥。我不禁訝
然，這人爲了一雙手可以不煮飯
洗衣，她的三餐一定是在外解決
的。她的一雙手可以拍廣告賺錢
，因手的外表實在美，然而手的
真正功用卻施展不來，這不過是
一雙商品，並不是一雙真正的手。

一雙美麗嬌嫩而不工作的手
不是我要的，只要能真正發揮它
本身的功用，不管怎地不美，也
是一雙有用的手啊！ □

阿里山

*莊雪航



大
麵
畫

她自我介紹時說：「我是 Alison。」

過後，我就一直叫她作阿里山。

那年，我十七，她才十六。

而今分別兩年，我們在遊子城裏又碰在一起。

她依然是美麗的，風情萬種的阿里山。我向她瞪白眼：「怎麼？原來要和我同居一室的就是妳？」

她斜睨了我一眼，扭擺着腰肢走過來：「怎麼？」她學着我的口氣說：「原來要找人分担房租的就是妳？」

我嘆了口氣，回頭對小林說：「真是冤家路窄！從此我將不得半分安寧。」

阿里山的行李仍是一籬籬的，我猜裏邊八成是衣服、名牌化粧品、服裝雜誌。我袖手旁觀，小林尷尬的不知是否該幫忙。於是我「提醒」他說：「小林，你忘了你十點鐘有尤索夫教授的課？」他「猛然憶起」：「啊！差些忘了！」然後連文件夾都不拿便衝出去。

阿里山把手插在腰間，問：「幫我抬一下這箱子好不好？」我搖搖頭，不斤斤計較就不像真正的我。她帶着詢問的眼光望着我，我聳聳肩：「我怕又會弄倒裏邊的名牌香水。」她笑了起來：「妳怎的仍記得那麼清楚？」我一笑，結果還是幫她搬。

阿里山仍然是一個喜歡打扮的女孩。她是那種寧願把自己打扮得似天仙般，而不願花一分鐘時間整理房間的人。曾經同校同房同床，我們都太瞭解對方了。

這次和阿里山重逢，發現她不再是書蟲。從前她成日埋首讀書，而今她常出門，要不就煲電話粥。我無奈的說：「月底的電話費由妳負擔，我不插手。」她不睬我，自顧自的唱歌。我嘆了一口氣，她一直來都是我最好的「敵人」。

這個學期試考完，她的考分不合標準，被迫留學。我苦口婆心的勸她說：「以前妳不是這樣的，妳常担心考不好，現在……」她嫣然一笑：「以前和現在豈可一概而論？」但我知道她在乎的，從前我的月考成績總不比她好。

有一個晚上她破例不出門，鬱鬱不樂的看我熨衣服。我抬頭望了她一眼，然後繼續工作：「怎麼？轉了性子？不赴阿莫約翰的約會了？」她搖搖頭說：「阿文明天要來哩！我不知怎麼辦才好。」我失笑道：「請他喝冰凍可樂聽音樂啦！」她慌忙說：「不是的，妳知道這房子從前頭到後面都是乾淨的，只有……」我嘆息一聲，說：「抱歉，我幫不了忙。」

我真的幫不了忙。記得以前

我常獨自把床底下的鞋子排好，有一次發現床底下有一包以報紙包着的東西，拆開一看，卻是一雙臭氣熏天的襪子。從此以後我就一直拒絕幫她收拾東西；只是有時無可奈何，因怕舍監的嘴臉。如今不同了，我可不願再碰到另一份「驚喜」。

她從沒想到我做得這麼「絕」，她以為我又會像從前一般全都為她做好。她忍俊不住了，嘆道：「妳真的見死不救？」我搖頭：「別的也許可以幫，這個嘛……」我忙着找妥貼的藉口，她纏住我說：「可憐我嘛！」我說：「妳自己都不肯動手整理，有啥法子？」她無奈的回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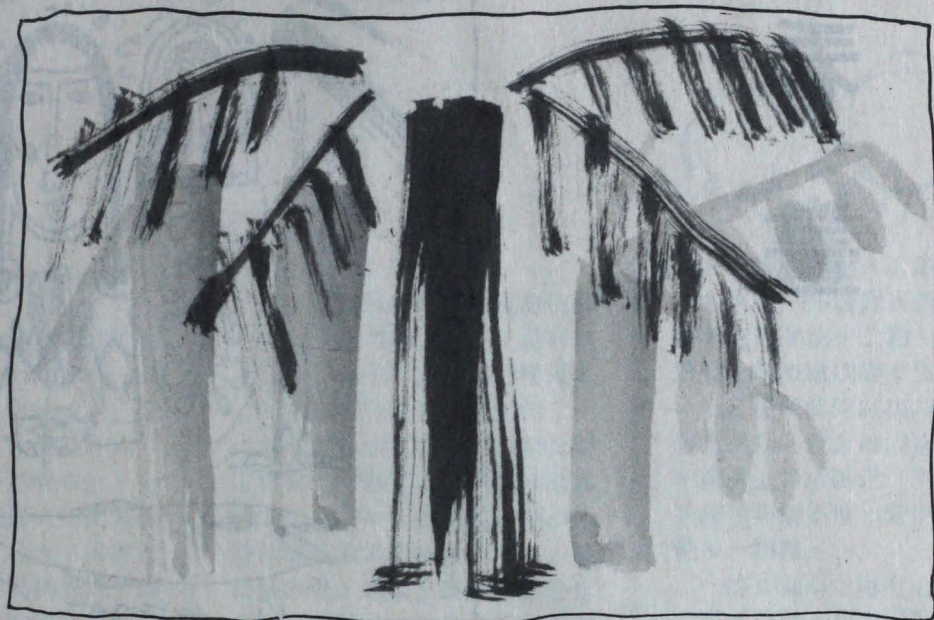
第二日早晨我悠閒的坐在搖椅上讀講義，偶爾抬頭看她排列從糕餅店買來的點心。我最終還是不忍心，推開她的房門，發現她竟把房間佈置得很美。

我知道阿里山在戀愛了，真正的戀愛了。阿文來時，她就像一顆閃亮的珍珠般，那麼耀眼美麗，令我自慚形穢。阿文年輕漂亮，或許這是阿里山為他着迷的原因。

而自那天起阿里山就開始幫我煮食幫我收拾房子，她說：「為未來打算。」我說：「妳還得讀多三年。」她蠻不在乎的聳肩：「我想嫁時，文憑不在嫁粧的行列當中。」我暗地裏嘆了一口氣，這阿里山！ □

海隔兩岸

*吳緩慕



大麵畫

此岸：

我想，上帝給我們生命來遊走人間一趟，乃是要我們以心靈去觸覺心靈，以真誠，散播原封於心袋的愛之種子。

當我感覺海的寬闊隔我們於遙遠之外，對你，除了思念還多了一份懷念。昨天在深夜寂靜的時分裏，我默讀經文後，面對着我的壁上貼着的字條上的兩行聖言，突然飛近我的視線，「他帶我入筵宴所，以愛為旗在我以上。」（雅歌二章4節），那段一起上教堂、祈禱、唸經文的時光又回眸來望我，你知道嗎？我終於明白一點滴的歡樂會成永恆的幸福的道理了。

你走後的第一個星期六晚上七點四十五分，我依舊選坐在平時與你一起禱告的那個座位上，只是靠著我的是一位新敲主心門的朋友，與他投機地談話時不禁又想起了你。那天晚上是那麼清靜平和，你是否也已感覺到祝福的聲音每時每刻都在心中迴盪着？

那位朋友後來問起我一個這樣的問題：「許多的失望會不會湊成絕望？」我又想起那段陪你

度過的失戀日子，那時你也問過我類似的問題，於是我又同樣回答說，「失望的都不要彙集下來啊！」盼望他的不如意也將會煙消雲散，像你的心胸，後來就海闊天空起來，自組另一片生命的風景。

歲月串起一段又一段的日子，在回憶又回憶間，在思念又思念間，我和你在心靈的默契上其實已把距離切斷了；而海水卻是一股生命的動力，讓我們心中的愛廣泛地流入衆人之心、流入永恆的永恆……。

彼岸：

記得你告訴過我一個香蕉精的故事，從前一個秀才在夜間點着油燈的茅屋裏埋頭苦讀的時候，他屋後的一棵香蕉樹在無聲息中竟變成一個長髮、穿着白紗的美麗姑娘；於是那姑娘就去敲秀才的屋門，當門一打開，一宗一見鍾情的戀愛就發生了，而後來那秀才就病逝隨姑娘去了，秀才屋後那棵香蕉樹就在秀才病逝的那晚枯死，隨後香蕉精的傳說就成人間話題。聽了你告訴我的這

故事，每每我看見香蕉樹的時候，心中就浮起懼怕的感覺。

除了把鄉愁帶在身，你是否也有把香蕉精的故事帶去給你台灣的所有同學呢？讓他們都躲藏不住臉上的害怕表情和心中的受驚吶喊，然後取笑他們像那個時候取笑我一樣，「傻孩子！傻孩子！」

在你的來信中知道，你每天按着自定的時間表進行生活，我的心情也隨着溫和的微風在空中舞着神采飛揚着。知道嗎，那些臭豆腐、當歸鴨、紅豆湯、木瓜牛奶……的味道都彷彿可以從信箋上蔓延到舌頭上了，還有日月潭、合歡山、陽明山的……都慢慢清晰在腦海中，化作一頁頁的樂章，以快樂做拍子、以歡笑做音符，從單調的旋律變作多節奏的一首歌……。

我親愛的朋友，此刻我在窗前想着那片隔着兩岸的海洋；啊，海在前方，藍在心上，山在後頭，綠在四周；海水就流成不斷的思念……。

看畫



大麵畫

其實我不知道樹的名字。

樹很矮。樹幹在離地很低的地方就分岔出去，披着或疏或盛的綠。枝頭有朵朵小黃碎花點綴。花都呈喇叭型的朝下，像古時候的唱機喇叭，一隻隻倒吊着。

然後一陣風吹過，帶來兩隻大鳥。我對鳥的知識是貧乏得很。兩隻大鳥有着黃色的喙，很艷麗的黃色，很奪目。棲在樹梢尖清脆的鳴着，那劃黃便隨着頭部上下左右的幌動。然後又飛來了一群小鳥。也不懂小鳥叫甚麼名字。羽毛不是很烏黑的那種，嚶嚶聲的在枝上蹦跳，時而昂起頭幾乎把整個頭都探進花蕊裏去。此際，方驚異的發現大鳥小鳥的腹部竟都是一片艷麗的黃。我想牠們也許認得這些黃色的花簇吧，非黃莫停駐；而牠們身上的黃色或許是受這些花簇所感染的呢。在佇立時在跳躍間，牠們藉着晨起的太陽將金輝撒得一身一地。是了是了。還有地上那滿是辭了濃綠的花瓣，疊成薄薄的黃毯，

有那種盡心力瘁死而無怨的感覺。驀然驚覺日子不也是這樣嗎？任何的美都包裹了一份犧牲。總要有那麼些許的辛酸襯托整個的壯舉。

原來看樹看花也是份很好的享受。尤其是多風的晨早，總格外顯得清閑。像倖倖手畫的生日卡。小熊坐着打滾着而蚊子不即不離的盤繞着點着那黑黑的突起的熊鼻子。你可以想像小熊不耐煩蚊子的糾纏。但更樂意那是兩顆生命的打耍。那種偌大空間裏獨有你我的平和。那份飄逸。清閑。這，在匆促的登音裏又是怎麼一束易於偷得的快樂呵！

其實樹就在窗外。只是從未想要去留意。以前住宿舍的四樓，看的是星星，喜歡的也是星星。總在星繁的夜晚想起那片星空滿斗的海灘。星星堆聚在我們的頭頂上，似乎都為着看我們而來。我們一塊兒找星座，看那快速滑下海的另一邊的流星。我說每晚都多多星星的該有多好。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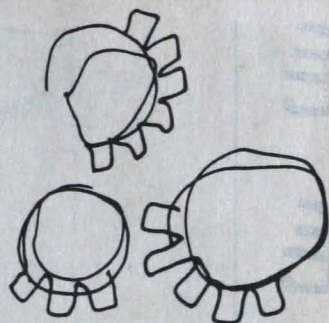
只怕到時候我們對它的心情就不一樣了。是的是的我明白。我們對太容易得到的東西總不太懂得去珍惜。就像窗外這片濃綠。這麼毫不起眼的守着我跟前，一面又完全的阻擋了星空。對着它，談不上有沒有感情。這樣的日子，一過就是三個月。

三個月。挺長的罷。而風是幾乎每個晨早都有的。像今早，陣陣風來，微沁的，把花香和草綠都蕩進來了，溢得滿房子都是。我移動椅子，正對着窗口。此時一朵小碎黃正辭枝而下，許是對生命的眷戀吧，它美妙的在空中旋了一身，良久，才旋跌地面。想起林黛玉。不過花落得那麼自然，而花謝葉枯之後枝頭上仍有依樣的黃依樣的綠，一朵接一朵一片接一片的緊守自己的崗位。凡合乎自然的，就毋須有太多的悲哀或感嘆了。你說是嗎？

而一切的一切就成了一幅畫，在這常夏。 □

3+3 顆汽水蓋

大
麵
畫



——他忽然老了許多

雅耶上尉是我參加軍訓時第一年的訓練官。

他年輕，廿五歲便當上上尉，也算有爲了，而且他還有幾分帥氣。在部隊裏，那些中士下士及教練，不是年紀過大，就是或大或小的都抱着大肚臍。或許當教官毋須多操勞，又或許日子過於單調要藉啤酒驅除寂寞。士兵們多愛說黃色笑話也是調劑枯燥生活的方法之一。總之雅耶上尉佇立其中是份外矚目就是了。

記得那天，我因沒預先填寫表格，而不被允許接受體能測驗及口試。我很不甘心，就賴着。後來他來了，我眼前倏地亮起來，心想總算有一個可以看的了。他問我真有興趣加入嗎？我趕忙裝出很真心很急切盼望着的樣子，雖然問題是笨了一點。不過當時也沒注意到他肩上升閃生光的三粒汽水蓋，只當他是普通兵仔，就奇怪他說話怎會那麼有威嚴。

他很好，組織能力強，做事很認真；而且他很會說話（至於發現話太多而無法實現是後來的事），他也很照顧我們的福利，很懂得掠取人心，因此我對他死心塌地得很。聽到別人說他不好，我會不高興，爲他申辯爲他叫屈。他自己也知道。他說他凡事都要求完美，不喜歡敷衍。於是他的職位愈來愈小，管的任務愈來愈少。很奇怪有點本事有點驕傲的人總不太受討好。我也曾不受人喜愛，我能明白他的心情。只是沒想到上尉也會有相同的命

運。

後來長假回來，發現他沒刮鬍子，肚臍也脹上來了，見者莫不驚訝而嘆息，心痛他的糟蹋自己。師姐說他的女朋友跑掉了。他以前常把新買的汽車讓給女朋友駕駛的。還常跟我們說他是事業第一。聽中士說女朋友來找他時總是只能在辦事處裏陪她，難怪觸礁囉。師姐又說只要你對他表示一點關心，他會告訴你他的許多許多。我又想他是寂寞的。尤其現在，他會拿些公式話向我們說。但我總覺得他多了些東西。他總像在爭取發言機會或力求挽回些甚麼。他忽然的老了許多。鬱鬱寡歡的很不得志。

雅耶上尉。他看不到我眼中的痛惜、憐憫。

——只要他不冷笑不瞟眼

軍訓第二年換了拉益上尉。他很矮，但一看就知道不是好欺負的那種。他的下巴很尖，最厲害的還是那張嘴和那雙眼；他笑起來可以是一樣的笑容，但一配合眼神，親善或狡猾就明白了，雙唇緊閉再瞟你一眼更是令你寒而不慄。他還有一把尖銳的嗓音，我們許多人都愛學他捏着嗓子，說，kadet，你們看到那棵樹嗎？當我說go——。媽媽常說矮人多作怪，這就是了。他還愛折枝樹枝在手裏。偷懶地，

Kadet 慢慢跑地。他就揮着樹枝在後頭追來了。而且他有嚴重的虐待狂，跑步跑得人半死，爬山丘又下山丘。一聲敵人戰鬥機來

了又要我們跳進大水溝裏不得伸出頭來，一句話說我們沒有互助精神便得半夜十二點一身武裝在廣場上跑步直到腳步聲齊了爲止。但是他安排的訓練課程卻無法教人挑剔。體力得以極度的揮耗，精神上得以滿足，不像去年的訓練嘮叨個不停。愛恨交織，是愛多一點點。

他和雅耶上尉有心病。很多人都這麼說。我們的戰地實習一團糟。他問我們以前有沒有學過。我知道他要說些甚麼。我多願意說：有，只是我們太笨了。但有聲音說有，不過只是一次。果然他就冷笑。用樹枝敲打塵土，高聲說雅耶啊雅耶，你在教些甚麼呢？我就很不喜歡了。而且當雅耶上尉在前面跟衆人說話時，他硬硬插進來講，還把眼珠溜去眼角看雅耶上尉。氣得雅耶上尉轉身跑掉。我很心痛。我其實誰也不偏袒。但拉益上尉太不大丈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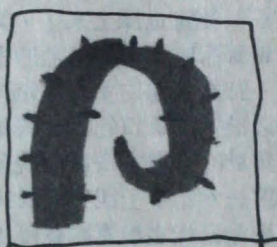
有一回晨操，難得兩人都在場。雅耶上尉一來便叫一年生說我數十聲你們全給我繞那根電燈柱回來。拉益上尉就喊我們說你們看到那個垃圾箱嗎，當我說go——。場上盡是他倆的叫喊聲，以及我們的大笨鞋的跑步聲。一時響徹雲霄。我說你們鬥罷，遭殃的是無能無力的我們。

他們扯開來講都是很好的人才。但不懂他們爲何那麼小氣。他們的大我呢？他們還常常教導我們要合作要團結哩。而拉益上尉只要他不冷笑不瞟雅耶上尉，我就不會那麼心痛。 □

毛 毛 蟲

*小爾

大麵畫



牛車輪在講試卷的答案時，我和前座同學共用一張卷子。卷子擱在我桌上，她翻過身來面向我。我在專心聽講的時候，她示意我看桌面。我睨一眼那發黃的紙，看到一條短短細細黑色的蟲。牠真的很瘦很瘦，只有一根頭髮那樣的厚度。牠不是蚯蚓也不是毛毛蟲。可是我又不知牠究竟是甚麼，只好管牠叫毛毛蟲。這隻毛毛蟲大大力的蠕動牠的身體，速度差不多同螞蟻一樣快。牠不知道要到哪裏去，沒頭沒腦亂亂闖。行到桌子邊緣，牠還會先探出頭看看下面，再縮回來。牠這樣在紙和桌面上爬來爬去，節奏感很強。我們不知道牠想怎樣，甚至牠自己也不知道。牠似乎很過切要離開這地方，可是又找不到出路；跳下去的話，又實在太冒險了。所以牠就只好一直繞着圈子走走走，很焦急的樣子，然而終歸走不出這個範圍。

我的朋友和我由始至終很用心的看着這條沒有耐性的毛蟲。她低着頭不出聲，我也沒說甚麼。可是我知道她在想甚麼。她也懂我。我們都從這隻毛毛蟲身上看見了自己。 □



大麵畫

感情記錄

之一

許久以後我會記得我倆午夜馳過馬路，世界是那麼的安靜，凌晨二時。那些瘋狂與憂鬱與，也許事實上不存在的美麗。我們之間的友情，我不懂你明不明白。其實你也年輕，對？你會記得你感情受到創傷時我常與你同在？雖然我沒上帝做得那麼好。我們的關係止於老友，這是多麼美麗的一件事。許久以後我們都老了，我會拄着拐杖在你的花園裏見着你，我們呵呵呵呵的笑。

之二

後來總是想起你在那日凌晨的冷空氣裏告訴我要把整個生命一頭撞入那份感情裏。

要命的愛情呵，傷害着我們每一個人。

雖然這段時期終會過去。

我極年輕極善感的時候，常說：曾經我們跨過一條路的某一段空間，失去一部份記憶。

在我們極年輕時生命總不能極端美麗。

我可以希望我們都失去一部份記憶？想來我們都不捨得。

你不快樂了嗎？你也認為我們同住在學校附近的那一個月最

親近？我不敢說那時候你最快樂；你有許多學校帶回來的煩惱。我想說的是，那時候我們的感情最融洽，我們的心境最愉快。而我，是的，那是我最快樂的時期。那些日子我開始意會快樂的涵意。這現在便有許多美好回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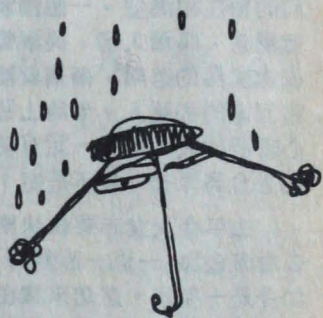
今天你是生病在家吧？你不快樂。讓我們回憶你早先住的那間房子：有兩面大窗，外頭是一塊墳場，美麗的墳場，長長的茅草隨風起舞（記得「月亮」？），那一波波草浪呵，與那些溫柔稚氣的風！愛把你桌面紙張全帶落外頭，然後你會懶惰把它們拾回。一切是那麼隨意美麗。

我們都喜歡那開心的風，在我們笑着時它帶入許多精靈一旁附和，笑聲在房子裏來回激盪。

昨日與你同看電影，說了許多話，和以前一樣，我們說許多話。可是我們不再燦爛，我們迷茫。呵，我是多麼願意大家都樂觀喜悅！

後來我們在雨中走一段路回各自的住處。路是黑的。你會害怕，我也害怕。我們會在房子裏無來由的哭泣。無來由的感覺孤獨。

忽然想起我們同住時常走的那條路，那裏有一棵影樹——至少它是那麼燦爛，是嗎？不管炎陽驟雨，它總有那許多風情。



大麵畫

一把紅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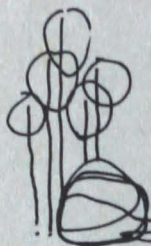
這些天的天氣叫做王八蛋，纏腳布的雨下個沒完沒了、死去活來。竟然連天氣也失去控制！唉經濟不景的影響竟這麼大。

我原不喜有傘跟隨在身邊，心裏計劃拖過一個雨季又一個雨季；可是這年老神經衰弱（所以無法自制）的雨呀，害我買了一把傘，一把紅色花傘！天殺的！

同時害我罵了一大堆「粗」話！這雨——嗚！

等待再次出發

*李國七



大麵畫

有時覺得時間過得很慢，有時卻偏覺它流得太快。日子一天一天地過，然後是一個星期、一個月，最後竟然一年啦。去年今天我正跨上第一艘船、第一次遠航。一年過去了，我上船下船，靠港離岸，換了航線，走過了二十多個國家。仔細一想，似乎沒有甚麼出奇。再也沒有未出海前的嚮往和渴望。一個國家到一個國家，偶爾久留，偶爾暫停，很像候鳥的遨翔，漸漸就變成不常回家的那種人。半島上那些關心着我的人，對我一定有着切切的想念與牽掛。是不是呢？

去年今天立志要快快樂樂地去看海聽海，一直一直愛海下去。如今是一年了。想起來實在是一場夢，恍恍惚惚地過，最後也沒掌握一些甚麼。許多快樂和不快樂的事，刺激以後就留下麻木。在哪兒都一樣，生活必須過下去，需要一些必需品，重覆一些老習慣。也許生命真的無新鮮事。也許我太挑剔了些，對新鮮事的定義放得太高。

艙外雨季的雷聲正轟轟隆隆，雨也開始滴滴答答地下，多數選擇黃昏時。本來從沒去留意，但有一回謝偶爾提起，才驚覺雨季又來了。半島以東的城市與鄉村，一定對這年年都來的雨季愁喜滲半；愁的是担心河水氾濫，喜的是生魚季節又到了。有一天

晚餐後上到甲板去，看到雨正無聲無息地下，很像愛情的猝然到訪，就寫了一篇「一個下着雨的黃昏」，記錄了許多寂寞和想念。也許太多回憶跟雨有關連，下雨的時刻，往往有許多激情和回想。尤其去年整整一年，許多大事小事一起發生，心情很像洶湧的雨季海浪，打得船隻一盪一盪。一切過去了才驚覺失落，把握不住的東西實在太多。

偶爾想起阿國和誌，一陣牽掛忽然掠過，但只剩下淡淡的感受。到最後最後，連淡淡的牽掛也沒有了，心情很像偶然撒落的一場雨，專心地下，不管自身以外的事。每天重覆一樣的工作，閒來離開引擎室到甲板上。接近陸地可以看到翠綠的山巒，有時還能夠看到發展中的大都市和她的高樓大廈。而心中完全沒有高潮低潮。很像隱居世外的仙人，沒有激動沒有悲喜，總覺得日子行雲流水的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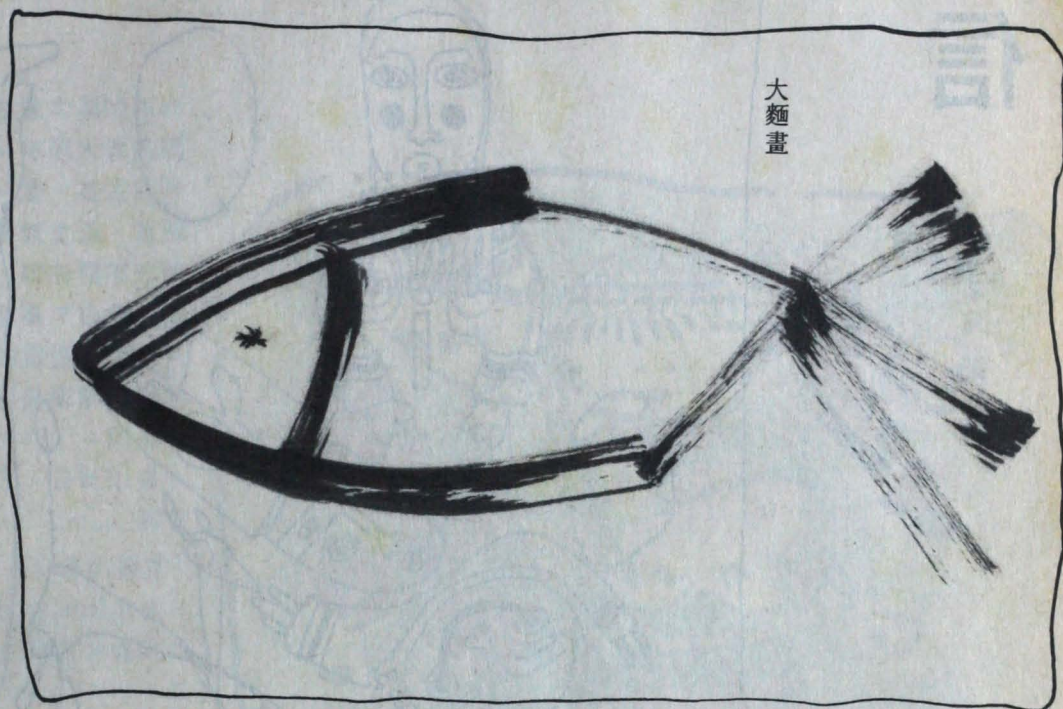
其實這種生活是有許多變遷，離離散散的行程，點綴記憶的收藏。只是心情平靜清澈。結果，甚麼感受都沒有了。偶爾算算何時是歸期，回去後要安排些甚麼計劃，諸類。其他的事都給埋葬了。彷彿快樂與不快樂跟夢一樣，睡醒全都給忘掉。

十月月尾了，明年一月又得回到學院去生活。開學的一月一

定很熱鬧，尤其我們都航了一整年的海，帶回去許多故事和經驗。兩個月的等待一定很快就會過完。但久別的山城是否依然？偶然想到回去，心中就有些許的期待和渴望。很想重溫學院的生涯，早上上學，中午午餐，午後放學。然後一大班人鬧哄哄的吃晚餐、逛逛購物中心、百貨市場，偶爾去看一場香港式的喜劇電影。考試期間開夜車趕功課，平時卻顧著逗女孩子拍散拖。一大群人招搖過市的日子實在很寫意，彷彿我們一直都那麼年輕，青春瀟得快要溢出來。也許學院附近的師訓又換了一班女孩子，更大方更開放，那麼日子就更加更好了。大家一道去野餐露營，幸運的話找到一個伴，好談一場驚天動地的戀愛。當當局者或是旁觀者，我都有許多愛情故事可寫。

十月以後的生活像在養神，等待再次出發。想到這裏不禁偷偷地笑了起來，有一種很開朗的感覺。原來生活很像股市的行情，時高潮時低落，使日子不會如斯平淡下去。雖然現在的心情是一池靜寂的水，無波無激盪。許多事肯定會等我前去，在未來。無論美的或是不美的，我都切切地期待。

明年一月，回到半島、開學，重見一些人，加上應該發生的一些事，實在使人急不及待。□



大麵畫

吃魚記

放工後偕太太往下午的市場，買魚。

五六種未仔細分類的魚隻，被我們翻來轉去，推推拿拿，又用手指點捏，感其彈性，掀開魚鰓，看它是否血色鮮艷；又再觀其眼睛色澤，這才選了一條，過秤，討價還價。

回到家後泡咖啡，吃餅乾，興緻勃勃地討論魚的煮法：或蒸，或煎或煮或炆，而且要用那些配料……

決定後，這些烹飪工作就交給妻，交給菜刀砧板，交給藍澄澄的爐火。我則舒服地埋在沙發看報。

隨着叫喊開飯，坐在桌旁，看熱騰騰的魚上桌。我先從背端吃起，夾一塊肉入口，肉質細膩、清滑，熟熱恰到好處，又外加佐料的薑辣酸鹹，多麼美味和愜意啊，我讚賞道，一口又一口的，斯時盤中只剩下個梳形的魚骸，帶着一個不成形的頭部……

(重修八二年作品)

友人來訪

友人來訪，使一個夜晚變得溫馨熱鬧。送他歸去，返身收拾桌上果汁及花生殼。殼子堆成多個小山丘，凌亂分佈正如剛才激烈的辯論。風扇徐轉，我坐在水漬斑斑的桌上，回想，思索：

工作要一絲不苟還是虛心蛇委，態度要公正不阿抑或見風轉舵，人格要吹拍奉迎，還是平實古板，還有升級是否視工作能力等等等等……這是我們的困惑，十年來複雜人事宛如織機上的經緯交織，織就的布匹豈非僅是血汗斑斑的，是是非非倒清晰可見。我們共用十年的青春來換取這生生不息的困惑。和今晚的話題。

當年尚未磨損的驕傲重被提起，橫蠻的脾氣傾洩如水，幽閉的辯才如夏日之綻開，我覺得是最痛快的夜晚。……

(八三年七月十三日寫)

信

* 阿細



大麵畫

阿寶：

一直想寫信給你。失去聯絡快一世紀了吧。想你。（是真的）。希望你好。（也是真的）。我剛考完試。很慘。因為「種種因素」，考得一塌糊塗。「多日來惡夢皆因佢」。且不說它。那日一考完試即聯絡阿梅出外逛。在宿舍整半年足不出戶，再不曬曬外頭日光，大約也要身心皆霉了。那日同阿梅講起讀書，兩人合指估計，大概要從一九七零年讀到一九八九年才算告一段落，真係誤我青春廿年。不過也沒什麼好怨，這叫自誤。那日我們還拿我們從前住的城市與現在住的城市比較，一件一件比，左比右比，當然一個是大巫，一個是小巫，（我說我從未食過如此難嚥之炒麵條），然而……始終家鄉好。（然而要我回去住，我又不願意）。阿梅說家鄉現時只剩十八歲讀書仔女同七十八歲叔伯

父老。一個是走不動了。一個是能走不過不可以走。我說。笑得佢。兩人笑完又笑。同阿梅在一起多數講起舊時現時，少講將來。（將來不是遠方的一小時草地一小片藍天一塊白雲，有什麼好想）。其實同阿梅也是一年難得見幾次，所以每次見面，實在非常非常高興。雖然高興並不代表快樂。（快樂似乎「難度比較高」。我也從未明白）。我說讀書苦。阿梅說打工亦苦。應該是吧。如此算來，難道人之一生，四時皆苦？呵我不懂。我不懂的事太多太多。我姐姐說：「潮流時興去美國。」她亦有此意。好像出水痘。好像出天花。人人趕着出。不過人貴獨立自主……出到外面，一切從零做起，人真的會漸漸漸漸長大，心也真的會慢慢慢慢淡。也好。人曰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到底是真的）。有時候我不明白，有些人如斯天真，似

乎終日所見皆藍天草地大海小帆，後來我逐漸知道，世界還是那個世界，不過大家站望的角度不同。他們是住在童話國的人。我們，嗯，我們住在孤獨園。原來在紅塵俗世要始終本色如一也是難度頗高之事。一笑。（不笑也可以）。雖然世故亦非壞事，我知道，不過……不過，問題是我想我從未天真過。我的青春小鳥飛得比光速還快。雞蛋。你看。我的一輩子完全白費。雞蛋糕。唔知點解，近日我對完全正面的人生觀十分激賞，譬如勤奮誠實，譬如誠心自信。或者因為好人太少。又或者因為我自己本身亦非好人。那一陣我係灰，我承認，雖然承認並不等於肯改。又唔知點解，你別笑，近日我想看看灰色以外的顏色。又是真的。話知佢。

阿普



文藝專題

記得那年是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島上渡過聖誕。每個人都為這個日子特意裝扮一番。在這個古老的歐洲小鎮，氣氛尤濃，再加上寒冷的風刮着，總有種不知所措的感覺。會下雪嗎？白色的聖誕只是西方錯誤的童話吧了。我只知道第一個聖誕是寧靜溫馨的，peace to the world。而那也是唯一的平安夜了。自此以後，每一個聖誕是 Paul Simon 那首 Silence Night。令人心痛的事實。

廿四號傍晚我溜到街上去，一路上看的不外是各式各樣的巧克力、聖誕樹和 baby Jesus。二千年後的今天，每個人下意識中只願相信嬰兒的誕生，因為比較接近童話吧！一切漂亮的誇張的聖誕樹和燈光就暗淡下來。

我走在街上，縮着頭，把手藏在衣袋內。寒冷的天氣讓我想起了那麼多不樂觀的事情。整個城市整個慶祝像則古老的故事，我只是個局外者，那麼茫然。然後就想起家來。

其實要說這個聖誕是因為金髮的約翰。約翰是英國人吧？當日大家沉浸在聖誕詩歌、禮物，巧克力和歡笑中時，約翰並不在我們之中。隔天問他去了那裏？他淡淡的說他去了貧民區，和那一羣穿得衣不蔽體，沒有禮物聖誕樹的窮孩子共渡一個難忘的聖誕。他把自己僅有的零用錢買些餅乾和巧克力分給他們。孩子們露出的微笑溫暖了那個聖誕。

那是個很溫馨的聖誕，不是嗎？所以我記得。



美雨子畫

一串風鈴在店鋪前擺盪 叮鈴叮鈴 微雨
有情人相擁跑過馬路 鳥在積水裏飛來飛去 一
把紅傘把手臂張開 路過的看花人 耐心地 替
一朵白菊梳理鬚子 沙黃的小狗 從垃圾堆裏走
出來 大紅字報上畫着梳辮兒的小女孩 手抱鯉
魚 手握蓮花 我朋友在印度報攤擲下銀角 買
一份新海峽時報 甚麼股票 鐘錶 無綫電話和
鱷皮鞋 遲到的校車載滿了急着要長出葉子的木
頭 蒼白的愛情 像雨季中的花木 是一株玫瑰
在瞳孔背後漸漸枯去 腐爛 花販子抽着 冷冷
的煙 十枝水仙站在水桶裏寧靜地赤裸 我選下
一束細碎的雨 裹紮在舊報紙裏 轉過身去 透
過汽車的玻璃鏡子的反照 我看見自己是無頭的
喉管中開了一株水仙

一個小孩拿着空心氣球的蛇尾 駭笑 笑得
我驚覺自己是裸體的

華
蘇
旗
*
L
I
L
Y
*
W
H
I
T
E
L
I
L
Y

溫
暖
我
心

*
蘇
眉

積木 *蘇旗華

小學教室後面
他把洋娃娃吊在樹上

